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校史 ——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

科目编码：ULSZ 3078

学生姓名：张舒仪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曾维龙师

呈交日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
第三节 文献回顾.....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8
第二章 双溪槟榔港口华文小学的创建.....	10
第一节 “兰香书塾”的创立与发展（1920—1940）.....	10
第二节 二战时期与二战后的学校状况（1941—1950）.....	12
第三章 育才学校的搬迁、新校舍的重建.....	15
第一节 从旧址搬迁至目前校址（1951—1990）.....	15
第二节 新校舍的扩建与发展（1991—2013）.....	18
第四章 双溪槟榔港口社区历史与育才学校的关系.....	21
第一节 学校的创建与社区的形成.....	21
第二节 地方上庙宇——天后宫对育才学校的贡献.....	26
第三节 育才学校对社区的贡献和集体记忆.....	30
第五章 结论.....	34
第一节 研究发现.....	34
第二节 研究限制与未来建议.....	35
参考书目	36
附录	38

论双溪槟榔港口华文小学的历史

—— 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1ALB00215

日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摘要

本论文主要研究马来西亚槟城州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学校的校史、社区历史，以及学校与社区之间的互动。育才学校创立至今，已有九十三年历史，前身是一所私塾，为“兰香书塾”。另外，双溪槟榔港口开埠以来，约有一百二十五年的历史，从最先的“潮州村”，如今已转型成三大民族和谐共处的一个社区。历史悠久，但有关学校和社区的资料是少之又少。因此，本论文除了搜集文献资料，也进行口述历史，采访当地居民，通过他们的集体记忆从中建构学校与社区的历史。访谈后，整理得出的笔录稿将作为部分论述的论证。因此，研究题目为“论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校史——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

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论述学校的校史，将其分成两章来论述，是以二战时期作为一个分界点，而校舍在当时的搬迁可为另一个起点。第一部分叙述私塾的创建至二战时期学校的状况；第二部分讲述校舍的搬迁与后来的重建和发展。

接着，第三章是分析学校与社区间的联系。在学校的创建与社区的形成一节中，论述了社区的历史。另外，当地天后宫对育才学校作出的贡献更是不容忽略的一部分。本文也叙述了学校为社区带来的贡献，其如何承载着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成为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结论部分，本论文对校史、社区史，两者间的双向联系和贡献方面做出总结，并归纳这项研究的发现。除此，本文也记述了研究此课题时，遇到的一些限制和难题，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育才学校；双溪槟榔港口；口述历史；社区；天后宫

致谢

承蒙老师指导，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感到无比欣慰，也要向许多人致谢，感谢他们在我完成论文的过程中给予的帮助。首先，向论文指导老师——曾维龙师致上万二分的谢意。曾老师不仅为我引导论文方向，也教导了我有关口述历史方面的一些方法与掌握访谈过程的技巧。撰写论文时，难免遇到瓶颈，曾老师总是耐心地给予指导，并提供了许多建议。

其次，我也要向两位访谈对象，即林真银先生和张福林先生致上谢意。他们听闻我的论文研究对象，便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此外，他们也很乐意地抽出宝贵时间，分享与叙述他们多年来的历程和故事。只要是他们晓得的，无一不谈。于此，特别感谢张少宽先生，慷慨借出手头上的宝贵资料，感谢不已。

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一直给予支持与协助的家人与朋友，帮助我完成摄影与录影部分，也不断送上适时的鼓励。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祖父，也就是张福林先生，总是不求回报地给予帮助，也时常鼓励我，希望我顺利完成本论文。谢谢！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背景

槟城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的育才华小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探讨该间华文小学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因此，本论文透过口述历史，从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中以学校的校史为出发点，再带出社区的历史，包括该村的开拓过程、发展等方面，从中探窥社区的形成发展如何影响学校的发展情况，进而辩证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简单的说，集体记忆可解释为一个群体存有的共同记忆，在同一个家庭、环境中产生的记忆。居民们住在同一个港口，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习俗，经历了同样的重大事件，从中形成他们之间的共同记忆。本论文题目定为“论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校史——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从口述历史中，发掘居民记忆深处的大小事件，从中建构学校的校史。选择这间小学，主要是因为得知了先贤们为了办教育的热诚和牺牲，再者这是笔者的母校，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该村的大部分后裔子弟对学校的校史和社区的历史都不甚理解，这更引起笔者欲整理出校史和社区历史的迫切心态。

在 19 世纪开始，华裔先贤便陆续南来，居住于靠山一带的先贤们，从事农业种植活动；安居于沿海一带的则靠捕鱼为生。双溪槟榔港口便是其中一个小渔村，位于槟岛西南县的浮罗山背。浮罗山背是个小市镇，环山面海，自 1786 年起便成了巫裔难民的避难之处。当时，他们饱受暹罗和缅甸战争之苦，纷纷从普吉岛和泰南各县逃难而来（参考自槟城艺术及古迹教育学会，2010，1）。浮罗市区可谓是镇中的中心点，周围则由许多小乡村组成。当地的长辈大多数都认为浮罗山背分为

七区，他们口中的七区主要是以华人族群为多的地区，包括了班台亚齐、双溪槟榔、双溪槟榔港口、新路头、浮罗勿洞、浮罗文丁和浮罗市区。每个乡村各建有一所华文小学（简称华小），而市中心即浮罗市区则有两间华小。除了华族，这个市镇也住着其他不同种族，即印裔同胞、巫裔同胞和原住民。该市镇的各个种族不分肤色，相处得非常融洽。

育才华小创办于 1920 年，至今已迈入第 93 个年头。育才华小的前身是一间学堂，原名为“兰香书塾”。先贤开拓了该村后，村里没学堂，当时的交通又非常不便，该村的华裔子弟欲到邻村求学也非一件易事。为了让儿女能够接受教育，不荒废年少求学的黄金时期，因此在四位老前辈，分别为童德生、林秋贵、蔡亚云、郑亚平的发动下，成功创办了“兰香书塾”，并以一间亚答屋暂时充作学堂。先辈先后聘请邻村，即双溪槟榔一带的李柏洲中医和巫寿山兼任教师。学堂最初创立时，仅有十名学生（皆参考自《光华日报》，2000 年 4 月 20 日，9）。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选择这个课题主要是因为除了报章上的一些报道，基本上无人对此社区与学校历史作出完整与确切的整理和研究。因此，通过居民的集体记忆中建构学校校史，以校史为切入点，从中带出社区的形成，以及两者间的联系，包括社区领袖、居民对学校发展的贡献和地方上庙宇——天后宫给予的帮助。

正因为缺少关注，许多居民都不知该村的开拓过程，也不懂母校是如何创办，由谁创立。年迈的老人都不晓得，更何况是年轻的一代呢？作为村内的一份子，在这个社区中土生土长，在育才小学求学，而笔者本身也不了解的村子与学校的由来。

先贤开拓该村，至今约有 125 年的历史（根据林真银口述），而学校创办到现在也有 93 年，也许称不上为古迹，但还算得上是蛮悠久的历史。大部分村民却对该村与学校历史一无所知，也从来没人提起要为社区和学校写出一份完整的历史。这种种现象促成笔者的研究动机，倘若再不整理，社区与学校历史将逐渐没落，日后更无从得知。

本文将透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以更深入地了解育才学校与双溪槟榔港口村的历史，希望这份论文能够作为社区与学校的一个文史档案资料，让该村居民了解社区和学校的历史之余，也提供历史文献资料。倘若日后任何研究者欲对该村或学校进行研究时，至少有一份较为完善的资料可供参考，让研究者先了解社区及学校的历史。

因此，此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能通过受访者的集体记忆来建构双溪槟榔港口村和学校的历史，进而写出更完整的社区与学校历史。此论文以微观方式进行历史书写，从中发掘其内涵价值。与此希望读者阅读了此文章后，能更了解学校和社区的来由，尤其是在该社区土生土长的居民。

第三节 文献回顾

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为本论文研究对象，历来研究华教发展史的论著不少，然而有关这所小学的资料却屈指可数。其中，林有虞编写的《马来西亚华校近况暨发展史》，出版于 1972 年，收录了关于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学校的校史。作者到各州考察，搜集资料，进行整理与书写。这也是唯一有关该校较有依据的史料，以此为主要参考资料，但书中的校史极为简短，也只记录了 1920 年至 1970 年的历史。虽尝试搜寻其他资料以作参考，但无人再对此课题进行研究。因此，唯有以一些有关社区史，地方志的书籍、与华教史相关的书籍、报章上的报道等这些间接相关的资料作为辅助。

郑良树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共有四册，详细地记载了十八世纪中叶的华教起源至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华教发展史。从最初的私塾到 1957 年马来西亚的独立后，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政策等对华教产生的影响，而华社又是如何奋力地捍卫华教，此著作都一一记述，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华社与华教间的密切关系。然而，郑良树的研究以宏观的层面去探讨华教发展的整体概况，并没有兼顾到乡镇学校的发展状况。

除此，莫顺生的《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 —1999》着重于记述马来西亚至 1999 年的教育概况，限制了时间范畴，更能详细地叙述马来西亚的教育史。另，莫顺生不只是将课题锁定于华文教育史，他也概括其他民族的教育史。涉及了各种族的教育史是此书的优点，同时也是个缺点，以致作者无法以较微观的角度去探究华教史，对华教史的研究不够深入，无法从中探究乡镇华小的发展。

此外，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编辑的《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集》帮助甚大。这本资料集先是记述了华小的创办与发展简史，对于华小创办年份的概况、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问题等一一做出论述。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育才华小是微型华小之一，透过这本资料集，对于微型华小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另一方面，关于社区、地方志书写的书籍十分之多，但几乎没有一本提及双溪槟榔港口这个社区。因此，本论文以报章上的相关报道作为参考资料，而地方志、社会学等论著为补充资料。陈剑虹《槟榔屿潮州人史纲》一书对研究马来西亚潮州学及槟榔屿历史有着极大帮助。此论著前半部分述说了自 18 世纪，潮汕人迁移槟榔屿，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潮人社会的形成，也记述了在英殖民地和马来西亚独立后，两者不同背景下，潮人于槟榔屿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潮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和最终成为马来西亚华族之一部分的一个历史过程；后半部分则分别介绍了槟榔屿潮州人的文学活动、艺术成就神灵观念和宗教信仰。对此，笔者从中更清楚地了解到 19 世纪，潮人南来的动因与其移民经验，而双溪槟榔港口可说是一个“潮州村”，正是从中国南来的潮人开拓，并发展该村。

曾有学者对槟榔屿华人社会进行研究，如张少宽所著的《槟榔屿华人史话》及《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这两本论著虽不是正规的华人史，但作者概述了先贤们来到槟榔屿的事迹，也对宗祠、寺庙等进行论述，在重要的事实上都引有注脚，做到了言必有据。坐落在双溪槟榔港口的天后宫对育才华小的创办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而张少宽著作中一篇有关天后宫的文章对本论文帮助颇大，有助于了解天后宫的由来，在研究中能够进行更详细的论述。

另外，谢诗坚博士编著的《槟城华人两百年》也详细地记载了槟城从 1786 年莱特在槟榔屿的开辟，至 2012 年的发展情况，内容极为丰富，但同样无法兼顾乡镇的发展情况。

除此之外，陈剑虹与黄贤强主编的《槟榔屿华人研究》实为一本论文集，由 14 篇文章组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槟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在韩江学院第一讲堂于 2005 年 3 月 26 日至 27 日联合主办了“槟榔屿华人研究学术交流会”，他们的论文涵盖了槟榔屿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华文教育、民风习俗等课题。这本论文集的内容颇为丰富，但只把焦点集中在城市中的重要事件，没有任何对于小市镇的事件、人物论述。不过，在〈槟州华人主政权的研究〉一文中提及的华人早期移民槟榔屿的原因，可作为在 18 世纪期间中国先贤们南来因由的补充资料。

在社区形成的课题上，可参考社会学的资料，有关社会学的论著多不胜数。其中，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以社会运行论为主线，而其解释视角是社会转型论。这本论著分别以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做了全面、详细且有系统的介绍和解释。书中第十三章对“社区”做了非常详细的概述，包括社区概念的涵义、其类型、研究理论和方法等，给本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对闽粤社区的社会和其经济状况进行探究，是陈达教授在 1934 年对该社会和经济进行考察后的研究报告。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叙述华侨社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包括了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原素。第二编则叙述社会变迁的一个因素，即移民的影响，概括了移民的生计、衣食住、家庭与婚姻、社会觉悟、教育、卫生与娱乐和信仰多方面的叙述。这本论著及其详细地概

述了闽粤社会的生活及其特征，对于本论文关于社区那方面的叙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期刊《当代评论》（2012年第2期）中张集强的〈我的社区，我来做主〉一文分别对“社区”与“社区的形成”进行了字义上的叙述。这让笔者对社区形成的这一过程，有了一定的概念。另外，曾维龙、罗彩绵合编的《翠鸟虫鸣，希望人间：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的故事》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访问麻风病院中的高龄院民，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读者了解麻风病院的历史与过去。

以双溪槟榔港口的社区史和育才华小校史为研究对象，一些有关的报章报道也可作为本论文的参考资料。以下为报章上有关双溪槟榔港口与育才华小的报道：

（一）佚名，〈柔佛咯耕文华小董事会及槟双溪槟榔港口天后宫分膺林连玉精神奖〉，《光华日报》第2版〈地方新闻〉，1990年12月8日，页2。

（二）曾日明（1990），〈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小学学生读书不需花一分钱〉、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华教节特辑》（页59-60），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三）安德鲁，〈天后宫包育才学生读免费书〉，《新生活报》，1992年8月15日，页47-48。

（四）陈振培，〈为教育不买冰橱 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奇招〉，《光明日报》C版〈东方花园〉，1998年6月20日，页1。

（五）陈燕妮，〈学校一雨成灾 师生闻水色变〉，《光华日报》A版〈槟威新闻〉，2000年4月20日，页9。

(六) 陈燕妮, 〈妈祖造冰献华教〉, 《光华日报》B 版〈北马新闻〉, 2002 年 3 月 19 日, 页 1。

(七) 谢施玮, 〈浮罗天后宫冰厂经营招标冰房租赁 盈利全资助育才华小〉, 《光华日报》B 版〈城镇直通车〉, 2012 年 11 月 3 日, 页 1。

(八) 李燕君, 〈冰厂租金助育才华小 村民 40 年家中没冰箱〉, 《光明日报》A 版〈要闻〉, 2012 年 11 月 12 日, 页 7。

这些报道与本论文有较为相关的关系。虽然提供了一些有利线索, 但毕竟只是报道, 篇幅始终有所限制, 因此无法全面地概括所有关于该村与学校的发展情况。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三种研究方法, 以现有的文献资料, 也就是林有虞《马来西亚华校近况暨发展史》和报章上的报道为参考, 再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 搜集资料以进行论证。另外, 到学校旧址进行田野考察也是研究方法之一。

(一) 文献研究

对于现有的文献资料做考究整理, 把其中有关社区形成和学校创建与发展的资料进行梳理、归纳, 整理出其主要内容。此外, 将学校校史做成年表(见附录), 以方便阅读。

至于社区和学校的历史, 以林有虞的《马来西亚华校近况暨发展史》、曾日明 1990 年的报道, 〈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小学学生读书不需花一分钱〉、

陈燕妮 2000 年的报道，〈学校一雨成灾 师生闻水色变〉和其 2002 年的报道，〈妈祖造冰献华教〉为主要参考资料。其中，〈学校一雨成灾 师生闻水色变〉这篇报道中提及学校简史，而陈燕妮的另一篇报道〈妈祖造冰献华教〉提到社区简史。至于其他的报章报道则作为辅助资料。另外，本论文也以陈剑虹《槟榔屿潮州人史纲》、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这两本论著作为参考，了解潮人南来的动机，他们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之余，也以此作为论证。

（二）口述历史

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只好进行口述历史以搜集更多资料。进行口述历史是为了要透过访问，去追寻受访者的记忆，并通过受访者的集体记忆来建构社区和学校历史。前后访问了多位相关人物，其中包括开拓该村的先贤后裔、涉及与学校扩建发展的几位人物等。

进行口述历史前，先与受访者签订授权协议书，以确保受访者将访谈中所谈及内容授权予采访者作为论文研究的资料。此外，将整个访谈过程录音，并录影，以确保资料无误。

（三）田野考察

基于受访者的记忆有限，也许造成口述历史出现错误的叙述，况且受访者皆是六十岁以上，有了一定的年纪。因此，到学校旧址进行考察也是无可避免的事，希望能够透过考察，更加了解学校的历史和创办过程。除此，笔者也考察学校中的碑文，希望从中可以搜集更多资料。

第二章 双溪槟榔港口华文小学的创建

第一节 “兰香书塾”的创立与发展（1920—1940）

早期的双溪槟榔港口遍地荆棘，是个沼泽洼地，周围都是芭树林。19世纪后期，先贤们从中国南来，历经劳苦，开辟了双溪槟榔港口一村。沿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迁民从事捕鱼工作，从最初的数十户人家到后来的人口增多，继而形成槟岛西南区中的渔村之一。

郑良树在《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史》中曾提及“如果说‘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是事实，那么，这事实里头所蕴含的苦痛和艰辛，却是罄竹难书，永远说不尽。”（郑良树，1998：16）。的确，华裔先贤从遥远的中国，漂洋过海南来，用最原始的力量开辟荒山野岭，吃尽苦头。即便如此，先辈们不忘教育，历经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为后代子孙创办教育，透过教育让华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续。

在双溪槟榔港口这个乡区，先贤南来拓荒后，村内并没有学堂可供子弟学习之用。此外，交通的不便让该港子弟欲到邻镇求学也成问题。虽居于穷乡僻壤，然而先贤们亦不忘教育，不愿看着儿女们养而不教，终日嬉戏而荒废了少年求学的黄金时期。因此，童德生、林秋贵、蔡亚云、郑亚平四位先辈遵循环境所需，发起创立兰香书塾。当时，书塾只以一间亚答屋暂充学堂（照片附于附录中），甚为简陋，设备措施当然也不齐全。这于1920年创建的兰香书塾，便是双溪槟榔港口华文小学——育才华小的前身。书塾创立之际，聘请双溪槟榔一带的李柏洲名中医兼任教师，仅有学子十名。较后，巫寿山也被聘请到校兼任教师。

早期的私塾教育多为方言教育，塾师多数都根据自身的方言去教导子弟，没接受过专业训练，而大多学塾只有稀少的学生。这些教育单位，学生无数量的规定，也没年级的限制；学习无时间长短的要求，也没统一的上下课规定；单位本身有可能是短期性、间歇性的，或者是副业性、缺乏通盘计划的（郑良树，2007：8）。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对于学塾的开办则持着不闻不问的态度，也没有给予任何的协助。私塾教育虽然出现许多诟病，但在缺乏政府的资助下，仍能坚持下去，延续教育的责任，实在可敬。兰香书塾也同样面对了种种问题，在设备不齐全、经济条件欠佳等情况下自力更生。另外，到学堂来学习的学生人数并不可观，而肩负了6年的教育使命后，终在1926年期间，学生人数才增至40名。

随后，该港的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兰香书塾的教学不与时俱进，已不符合时代需求。为了提供较为完善、适用并有系统的教育予该村学生，当地人士便提议改组兰香书塾，并将其易名为“育才学校”（旧校舍为“育材学校”，题字时的失误）。当时，他们向管理所属州县学校的提学司立案注册。蔡明时委任为育才学校首任校长。

当时那个年代，学校改组以后，提供的课程程度也已达四年级。根据林真银和张福林的表述，如果该村孩童念了四年级后，欲继续学习的话，必须到镇上，也就是现在的市镇中心——浮罗山背的崇德学校去就读五年级和六年级。

第二节 二战时期与二战后的学校状况（1941—1950）

林有虞曾走遍马来西亚进行考察并收集史料，为各华文小学整理简略的校史，也包括位于双溪槟榔港口的育才国民型小学。他于 1972 年的《马来西亚华校近况暨发展史》第四集，〈各州华校近况暨发展史——槟城篇〉中写道：

一九四一年日军南侵，金马沦陷，日月无光，华校弦歌中断，本校亦不能幸免蹇运。日治期间，本校档案悉告焚废，致使亚有关本校战前史迹，无可稽查。兹据村中长辈凭忆话旧中，得悉当日出长校政者，除开兰香书塾期间之李柏洲及巫寿山两君外，易名育材后，先后尚有蔡明时、马超英、江辉凌等诸教界硕彦；祇以对其等任期起迄，不得详情，诚有挂一漏万仰沧海遗珠之感也。（林有虞，1972：49）

1941 年，日军南侵，马来亚于 1942 年 2 月全面沦陷。日军占领马来亚的三年零八个月间，可说是马来亚教育发展史上的黑暗时期。许多学校都遭停办，育才学校也同样面对关闭的厄运。日据时期，育才学校的档案被烧毁，期间有关学校的许多事迹都无可稽查，这使学校的校史留下了空白的一段。继蔡明时校长掌校后，马超英、江辉凌等人也曾担任校长，但基于档案的焚毁，其任期的时段已无从得知。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马来亚光复后，许多学校亦重新启用，而育才学校重新开启，让村内孩童可以继续接受教育。学校复办后，校方先后聘请了戴祖坤、陈梦痕等人担任校长，掌管学校事物。然而，战后百废待兴，物价高涨，再加上学生人数遽增，致使学校负荷加重，负担不了所需经费。对此，学校董事们极力筹募，但帮助不大，学校的收入仍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捉襟见肘，不时面临经济困境。

有幸的是，于 1949 年，曾任村长兼董事长的当地华人领袖，蔡金城与另一位先辈，林镇坤两人捐献出售冰代理权予当地庙宇——天后宫。他们与天后宫理事会

立下了条约，每年冰厂所赚得的利润，用以充作学校发展基金。每一年，当地居民都会对售冰代理权进行招标，招标所得款项将拨出充作该村村民福利以及教育事务用途。这项招标活动年年进行，从不间断，育才学校也因此免了经济方面的担忧。

即便如此，学校的设备并不完善，为了节省开销，校中的桌椅几乎都是从其他学校运过来的。据张福林先生的叙述：

那个时候，设备……因为我小的时候，在三年，读三年那个亚答屋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设备很差，那个桌子什么啊。有些还是向……比方说，向人家借过来的，人家送过来啊。我记得是，好像其他学校，他们大……比较大型的学校，有些他们没有用那个桌子什么，他们把它啊。要……要换新的了啊。那这些还有能够用的啦，那个旧的桌子啊。我们曾经这样子，跟他拿过来用咯！我还，依稀还记得有这种情况。啊。为了省嘛，省那个学校的开销啊。（张福林，访问编码：002 / 002，2013 年 10 月 12 日）

由此看来，天后宫虽然把招标款项拨出，作为学校教育事务所用，学校减少了经济上的忧虑，但还是能省则省，不因此而大肆购买新桌子、新椅子等物质上的物品，反而将那些款项用在其他方面，给予学生更大的帮助。育才学校的学子们都很幸运，可享免费教育，全校学生免付任何的学费、杂费。

小结

先贤们视环境所需而在 1920 年创建了“兰香书塾”，只以一间简陋的亚答屋充作学堂，也就是育才学校的前身。虽然，早期的私塾开办得不到殖民政府的支持，但先辈们绞尽脑汁，努力地让私塾得以继续经营，可见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育的那份热诚。最初，并学生人数寥寥可数，先贤们不放弃的精神，令人可敬。1926 年，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让子女能够得到更完善的教育，携手重组私塾，并将其易名为“育才学校”。

到了二战时期，所有的华文学校都遭到停办的厄运，无一幸免，也包括了育才学校。学校的档案在日治时期惨遭烧毁，有关学校当时的资料无从得知，致使学校校史留下了许多空白之处。马来亚光复后，老前辈们复办学校，但战争后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包括物价高涨，以致学校的经费入不敷出。为此，两位先贤挺身而出，捐出他们的售冰代理权予天后宫，并于天后宫来赞助学校的一切开销。得到了天后宫的资助，育才学校也得以屹立至今，该校学生也有幸接受免费教育。

第三章 育才学校的搬迁、新校舍的重建

第一节 从旧址搬迁至目前校址（1951 — 1990）

1950 年代，李家安校长掌校期间，学生人数剧增，而学校范围局促，又缺乏旷地，容纳不了与日俱增的学生。此外，学校的教室也不符合教育当局所规定的标准。鉴于这种种问题，学校董事会认为另寻一片空地，重建校舍，实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因此，他们召开会议，成立一个建校委员会，有创校人之一的童德生建校委员会主席。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校中碑文为 1953 年，而《马来西亚华文学校近况暨发展史》一书中的记载为 1954 年。正确的时间为何时，现已无法稽查，只能界定为 1953 年至 1954 年间。

会议中，大会一致议决向外界筹集巨款，以建筑新校舍。建校委员会在积极开展筹款活动的期间，也得到了热心于教育的实业家，林连登献地，实乃锦上添花。有了校地，建校委员会随即进行绘图与填地等筹建工作。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在 1955 年 7 月 22 日邀请胡顺荣主持奠基礼。随着奠基礼的落幕，便是兴建学校工程的开始。两年后，新校舍竣工，拥有六间教室及一间厕所，所有建筑费用包括填地、设备等，耗资近 6 万令吉。1958 年 5 月 11 日，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校方恭请慈善家，林连登莅临育才学校剪彩。新校舍的落成，使育才学校迈向一个全新的台阶，展开崭新的一页。当地居民将旧校舍用以作为幼稚园，名为“育才幼稚园”，这间育儿园在现也搬迁至新校舍。每逢潮州戏剧上演之际，该教室则充作戏剧演员的休息室。

1958年至1963年间，苏兆辉担任校长之时，学生人数已达2百多名。1960年达立报告书中的一个重要建议便是免费母语小学教育。马来文小学改称为国民小学，而其他语文源流的小学，如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则改称国民型小学。报告书建议自1962年正月一日起，政府将进行全民免费的小学教育（郑良树，2007：102）。《1961年教育法令》接纳了这项建议，育才学校因此改称为育才国民型小学，在1962年开始获全部津贴，学生亦获免费课本使用。在《1961年教育法令》之下，所有国民型小学都成为政府全津贴小学。话虽如此，全津贴华小在许多时候还是很难获得政府的全面拨款，一些建设工程所需费用依然必须依靠学校本身去筹募。就读于育才学校的学生之所以格外幸运，皆因有了天后宫每年的资助，学生也不需要缴交学费和图体费。

1964年，育才学校董事部聘请罗永来掌校。1950、60年代，校长一职的人选由学校董事部全权处理，并非由政府委派到校任职。罗永来校长便是通过面试而被学校聘请为校长。张先生认为，当时学校董事部的权力很大，以下为他的叙述：

因为，那时候，我虽然是小，当我十多岁知道的时候啦，我们……应征校长还是我们董事部的权力。啊。罗永来，我记得罗永来来当我们学校校长的时候，是通过我们学校登报，我们的学校登报，要聘请校长，啊。那么看到了的时候，有几个，几个老师啦，教师，有过来应征。那时候就跟董事部，董事部有个权力来应征他，要不要聘请他。啊。那么最后，就是那个时候，就选择罗永来当我们的校长。啊。那……那个时候就是由董事部啊。由学校的董事部啊。（张福林，访问编码：002/002，2013年10月12日）

罗永来校长虽然由董事部通过应征所聘请，但他不负众望。罗校长策划有方，且领导得法，并在董事部、家长与教师们三方的通力合作下，学生的学业成绩颇有进步。

1967 年以来，学生在五年级检定考试中成绩优异，表现杰出，更屡次获得教育局赐函鼓励。

除此之外，罗永来校长在校服务期间，学校开始增设升学助学金。学校也先后进行了扩建工作，增建了新教室、校长室、教员办公室、与食堂各一座。重围学校篱笆、油漆粉刷校舍、修路建筑走廊、进行花木种植后，学校环境几经美化，带有焕然一新之感。1972 年 4 月间，罗校长调往至其他学校就任。

随后，由陈仕坤接任校长一职。陈校长在任期间，先后设立了图书馆及装置播音系统。此外，当时的州议员三苏里拨款，协助学校建设篮球场。育才学校也在 1973 年开始，设立家教协会，林发坡为第一届家教协会主席。1979 年，洪中华被调至育才学校担任校长，任期一年。接着，由颜锦源出任校长一职，至 1984 年。

1984 年 12 月 16 日至 1987 年 8 月 31 日，则是由宋贵全掌校。

1987 年 9 月 1 日，章达洋升任为校长。章校长在任期间，当时的州议员拿督希尔米医生拨款 1 万 2 千令吉予育才学校，以购买洋灰与沙石，充作建设新篮球场的用途。另，天后宫也资助万余令吉作为津贴。当时，张福林为董事会主席，他在口述历史过程中述：

当我当董事长的時候，我把那个育材的“材”，我把它改掉，因为当时那个“材”呢，是木材啊。我们的招牌“育”，那么下来这个“木”了，才有那个“才”。那么，我就认为不，这个不妥当嘛！我们是教育机构嘛！教育机构培养人才，哪里会有，会有培育出来的是木材啊？所以，对我们是不利嘛！名不符实啊。那么那时候，那么我们几个董事就讨论，开会讨论过后，那么觉得这个是不对，啊。把它改过来，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才”，育才，育才学校，这样，这样子改过来的啦！（张福林，访问编码：002 / 002，2013 年 10 月 12 日）

张先生发现了校名的失误所在，育才学校的“才”并非人才之“才”，而是木材的“材”（这也是笔者在前文中曾提到一个问题，或许是当时题字的失误），他提出此问题，与章校长和其他的学校董事开会商讨后，将校名改正。

第二节 新校舍的扩建与发展（1991—2013）

1993年，章校长调升县督学，而他在育才学校的任期也随之结束。1993年3月1日，伍金水先生接任校长一职，掌校一年。较后，冯矜华在1995年出任育才学校校长至1998年12月15日。刑增柏自12月16日开始接任校长职位。1999年，校方在董事会与家教协会的积极筹备下，顺利在5月开办电脑班，由于没有空的教室可用，校方以货柜暂作电脑室。

2001年由郑羨南接任校长一职，任期三年。随着郑校长调往他校，郑宝甄于2004年开始掌校，为期一年。育才学校第十九任校长为陈素媚，也是掌校一年。2007年，由柯碧娟接任育才学校校长。直到2011年，柯校长荣休后，由符策时掌校。符校长在2012年9月11日因病逝世，随即由王联兴升任校长至今。

校舍经过岁月的无情摧残，已变得陈旧不堪，设备亦简陋不全。自1981年以来，学校附近的屋业发展，使学校处于一个低洼地区，逢雨必成灾，一直受到水患的困扰。水患问题致使上课情况严重受影响，教师们须穿着水鞋讲课，而学生不是穿拖鞋，便是赤脚上课。水退后，学校周围都是泥巴污迹，极度影响教师与学生上课情绪。因此，全校师生得一起清洗校园，方能在干净的环境下上课。桌椅由于长

期浸泡在水中，早已破烂不堪，加上白蚁侵蚀，重建新校舍的计划实在刻不容缓，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对此，学校的三大机构，即董事会、家教协会和校友会几经商议后，终于在 1999 年 3 月 13 日，联合该村各社团成立重建校舍委员会。重建校舍为一座三层建筑物，其十五间教室以作课室、教务处及科学室、生活技能室、电脑室、图书馆等，篮球场、食堂各一座，另加礼堂一座（参考自学校碑文）。旧校舍并没有礼堂，举行毕业典礼或学术性比赛如演讲比赛、歌唱比赛时，校方将两间课室中的隔板拆开，以六块四方形的高架木板组成舞台，极其简陋。

重建新校舍的建筑费非常庞大，对此，重建校舍委员会与该村各社团积极开展筹募活动，为校筹募建校基金。此外，这项筹募活动也得到槟州中元联合会的协助，他们在一年一度的庆赞中元，即盂兰胜会之际，进行筹募活动，而全槟岛各街区捐献出筹得的款项（张福林，访问编码：002 / 001，2013 年 9 月 10 日）。历经一番劳苦，育才学校新校舍于 2003 年重建成功，并于 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启用。新校舍虽称不上宏伟壮观，却提供了学生理想且舒适的学习环境。

随着时代的变化，物业的发展，人潮不断外流，导致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到了 2000 年，全校只有 101 名学生，教师 9 名，书记与校工各一名。近几年，学生人数更是只减不增，有时候全校师生人数不超过 100 名（育才华小学生人数、班数统计表附于附录），这也致使育才学校成为一所微型小学。育才学校现有学生 70 名，教师 12 名（包括校长），书记一名，保安管理员 2 名及校工 3 名。

小结

育才学校在获得一位慈善家，林连登的献地后，得以搬迁至目前校址。校方与学校的管理组织也不辞劳苦，共同合作，发展学校业务。自 1981 年开始，因学校附近的物业发展，育才学校便遭遇到水患的困扰，导致师生无法专心上课。学校经过无情岁月的摧残，白蚁的侵蚀，已变得破烂不堪。

于是，学校三大机构经过会议商讨后，联合社区各社团成立了重建校舍委员会。他们积极展开筹募活动，在槟州中元联合会的义助下，社会一些热心人士的捐献下，育才学校新校舍终在 2003 年竣工，并于 2004 年正式启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华教的存活其实与华社有着莫大联系，靠着华社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得以延续至今。

第四章 双溪槟榔港口社区历史与育才学校的关系

第一节 学校的创建与社区的形成

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兰香书塾，创立于 1920 年，是先贤们开拓双溪槟榔港口后，为了让子女们上学，不荒废宝贵的求学时间而创办的一间私塾。在社区形成的过程中，教育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双溪槟榔港口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然而先贤们仍旧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对子女们的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成龙、成凤。

说到社区，不能不提社区的历史，从开拓，到发展，至现在的面貌。双溪槟榔港口开埠至今，已有百多年以上的历史。根据林真银的口述，双溪槟榔港口是潮州人与林姓人口居多，其开拓史可追溯至约 125 年前，即 1888 年期间。中国人迁移海外介于 18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则是在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末。

约 1888 年，林亚七、林佛宝、林建民和林辉平，4 位先辈从中国南来，他们源自广东省潮州府潮阳县仙港乡南门社。据当时开辟人之一，林亚七的孙子，林真银所言：

那时，中国是在很乱的时候。……所以，他们找不到生活嘛！……就几个人想过来南洋咯！……他们在那边也有捉过鱼啊。有做这个海产的渔业啊。那时没有办法，就走到靠海的这边来，这一带来生活咯！（林真银，访问编码：001/002，2013 年 9 月 10 日）

四位先辈为了维持家中生计，而被迫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来到南洋。透过林先生的述说，得知先辈们在故乡从事捕鱼工作。

那个时候，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就他们有带这个捉鱼的工具啊。……因为我的公公在中国，他也是在这个海，这个海口那边捉鱼……他就带了这些捉鱼工具，到这边来，双溪槟榔港口这边，来这边发展他们捉鱼的事业咯！（林真银，访问编码：001/001，2013年8月16日）

在故乡以捕鱼为生，因此，先辈们来到这个港口可说是做回老本行，也比较熟悉。他们亦事先随身携带了捕鱼工具，对他们的渔业帮助颇大，就算没有本钱，也能够靠手上的渔具捕鱼。

关于潮州人移民海外的动因，陈剑虹《槟榔屿潮州人史纲》一书中记载：

潮汕人迁移海外的部分原因，是取决于整个广东省的地理环境。粤地处于东南沿海，境内崇山绵延，岗陵起伏，不容易开发为农田，人民多从事捕鱼，海事工作。……自从康熙56年（1717）再度执行海禁政策后，包括潮州人民的沿海一带，穷困萧条，引发恶劣的负面影响。……其次，对于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村破产者和乡镇游民来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迟滞开发，直接产生推力，驱使他们离开故土，移民他乡寻找生计。……第三是社会因素引发的迁移现象。历史上，潮汕地区是一个自然灾害重灾区，经常受到水灾和风灾的摧残。……除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外，嘉庆年间海盗为患，层出不穷。……19世纪中叶潮汕地区的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粤东，积结成为直接和间接的移民潮的推力，逼使相当数目的九邑¹潮汕人民，以各种身份和类型，带着通过艰辛劳苦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希望，乘桴远航到正在发展中的槟榔屿。（陈剑虹，2010：6-10）

书中非常清楚地记述了广东潮汕人迁移海外的几个具体原因：第一，沿海的地理环境导致该地区不易开发为农田，继海禁政策后，人民生活更为穷困萧条。第二，人

¹九邑指九个城市，即海阳县、潮阳县、揭阳县、澄海县、饶平县、普宁县、惠来县、丰顺县和大埔县。

口与土地的比率落差甚大，人口剧增而农地迟滞开发，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农民不得温饱。第三，多灾多难，加上灾难后带来的许多负面问题，农民在平时已三餐不继，灾难后更是饥荒遍起。

以上的种种因素致使大量的潮汕人离开故土，决然地移民他乡以谋生计，也包括了飘洋南来的林亚七、林佛宝、林建民和林辉平这四位林氏潮州青年。他们来到浮罗山背，也就是如今的市镇中心。当时，镇上住着少数客家人，身为潮州人的他们只懂潮州语，并不懂得客家语。由于语言不通，沟通不来，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另寻谋生之地。到了班台亚齐（Pantai Aceh，双溪槟榔港口附近的另一个渔村），他们打算在该村谋生，却因籍贯不同、意见不一而产生了摩擦，且看林先生的叙述：

在 Pantai Aceh，跟他们的派系又不一样，……那边是福建人比较多嘛！……他们不要给他们其他人参下去咯！……好像一碗饭来讲啦，他们已经是八个人吃了嘛，再加四个人来吃啊，就不一样，不一样了嘛！……好像他们是福建人嘛，他们是潮州人，他们讲的言语也是不大明了嘛！他讲，他不明了；他讲，他不明了，所以就发生一点摩擦咯！摩擦后，他们就走到这边过来咯，来发展这个港口咯！（林真银，访问编码：001/002，2013年9月10日）

在那个时代，先贤们离开中国，来到南洋已不容易，寻找生计的艰苦更不在话下。福建人先来到了班台亚齐村谋生，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让其他籍贯的人介入他们的生活圈并不出奇。当时，各籍贯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方言沟通，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不像现在，大家都能够以华语沟通，这也是为什么相同籍贯的都会生活在同一个地区，而逐渐形成一个村落，一个社区。林亚七、林佛宝、林建民和林辉平

这四位先辈与班台亚齐村的福建人产生摩擦后，便另寻落脚处。最终，他们走到了另一个沿海地区，也就是双溪槟榔港口。

最初的双溪槟榔港口杳无人烟，遍地荆棘，亚答籽树成林，是个沼泽洼地。先贤目睹该地的沿海地理，港湾的地势适于捕鱼，因此在该村兴建茅舍，开始从事捕鱼工作，赚取生计。据林先生叙述，约四、五年后，他的祖父便返回中国，将其妻儿、媳妇带过来，也就是林先生的祖母和其父母亲。生活情况好转后，他又回到故乡，把亲戚们也带来双溪槟榔港口，也因此姓林的人家在该村占多数，约有六、七十户姓林人家（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年8月16日）。初期，并没有村长一称，他们称林亚七先生为港主。从林亚七为第一代，到林先生的孙子，已是五代人居于双溪槟榔港口。至于其他三位先辈则都回返中国，无任何子女居住于此。

迁民们来到该村后，也是以捕鱼为生，他们的茅舍建在河的两岸，方便他们撒网，收网。直到现在，该村居民仍以河为中心，桥为划分点，两岸四地都建了屋子，从最初的茅舍、亚答屋，到后来的板屋，至现在以石砖盖建的屋子。20世纪初期，该村的居民便开始饲养鸭子，几乎每一户都有养鸭。住在河的上流的几户人家饲养最多鸭子，养了算百只的鸭子，在河下流的就比较少。因此，村里人把河上流叫作“鸭寮顶”。鸭子生了鸭蛋后，他们便用鸭蛋来进行物物交换的贸易，以鸭蛋来换取一些日常用品、米、食品等（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年8月16日）。另外，在河的另一边建有一座白灰厂，属陈建国的父亲之产物。他们用贝壳制成白灰，有消毒的作用，那一区被叫作“灰窑”。

当时，迁民们的生活颇为艰苦，也没有水电供应，水的来源是那一条河流，而晚上只能点油灯。这种情况持续至 20 世纪中期，约 1950、60 年代，才较为改善（张福林，访问编码：002 / 002，2013 年 10 月 12 日）。到了 20 世纪末，政府开始发展该区，不仅铺柏油路，提供水电供应，也建了一个“渔村花园”（Kampung Nelayan），人民于 1995 年开始入住（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 年 8 月 16 日）。“渔村花园”以马来居民为多，也有少数的华人和印裔同胞居住在该地区，至今，三大民族都和睦共处，十分融洽。随着“渔村花园”的建设，双溪槟榔港口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华人渔村”，而转型成了三大种族和平共存的渔村。大部分居民的工作以渔业为主，而他们将鱼虾晒干，成咸鱼和虾米，当然也少不了虾膏、鸡蛋等土产。

1920 年创立的兰香书塾建于河的对岸，只以一间亚答屋充作学堂，不仅环境卫生条件不佳，设备也非常简陋。尽管如此，先贤还是努力开办学堂，为的是让子女们接受教育，以免蹉跎岁月。当时，区内只有红泥路，交通极为不便，倘若要到邻村求学，只能靠步行，十分艰辛。因此，在童德生、林秋贵、蔡亚云和郑亚平四位先贤的发动下，创建了兰香书塾。设备简陋，学子虽少，但先辈们仍坚持着教育的使命，不让书塾停办，并在 1926 年改组兰香书塾，易名育才学校。

二战时期后，先贤复办学校。然而，人民生活生活苦不堪言，许多贫困家庭为了维持生计，要求子女一同出海捕鱼。为了避免子女为了帮补家用而荒废学业，学校理事负责领养家境穷困的孩子，负责他们的学校费用（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 年 8 月 16 日）。较后，在 1949 年，当地华人领袖蔡金城和林镇坤将他们的售冰代理权捐献予天后宫，从此一切卖冰所得利润充作学校发展基金和

人民福利用途。先贤的这一举止无非是为了减轻家长们的负担，让子女接受免费教育，并顺利完成小学教育，至少获取知识，充实自己，为自己往后的出路打下基础。

历年来，有关学校的发展、扩建等问题，地方上居民都义不容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学校的三大机构，即董事会、家教协会和校友会，也与校方通力合作，务必让学校业务更上一层楼。当然，这三大机构的成员都是当地居民所组成，他们不仅活跃于社区活动，对学校的发展也甚为关注。如，林亚七不仅是开拓人之一，也曾参与学校业务，担任过学校干部。另，蔡金城曾任村长，也是育才学校第五任董事长（1949年—1954年）。林炳奎为第七任董事会主席（1961年—1968年），亦是第二届家教协会主席（1979年—1987年）。事实上，踊跃于学校和社区活动的居民多不胜数，在此只举出几位先辈为例。当然，地方上居民总是积极响应学校的筹建工作，与三大机构一同筹备筹募活动，正如1954年间的校舍搬迁和1999年的校舍重建，村民们都落力帮忙，义无反顾。育才学校正是在双溪槟榔港口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至今仍屹立不倒，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孩童。

第二节 地方上庙宇——天后宫对育才学校的贡献

早期，宗教信仰对中国移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由于前途未卜及航海中的危险无法预料，宗教信仰便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颜清煌，1991：10）。因此，他们会根据宗教习俗，烧香焚纸，祭祀神灵，以求庇佑。对于这些神明，乡人往往愿意祈求，以期得福而免祸（陈达，1938：268）。早期寺庙不仅满足了迁民们特殊的宗教需要，也具有管理和福利的职能。双溪槟榔港口天

后宫具备了上述职能，也是该村的最高决策机构，村内事务与村民出海作业上的纠纷，都会通过天后宫召开村民大会来解决。

天后即天后圣母，古代称为圣妃或天妃，往日本屿福建人称此为“妈祖婆”，潮籍人称“妈祖”（按‘妈’即祖母的谐音），海南人则称“婆祖”，意即一也（张少宽，2003：41）。如同其他神灵，如观音、关帝等，天后圣母也是早期移民所尊崇的信仰之一。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记：

华侨社区里的职业信仰，其最普遍而最重要者当推“天后圣母”。闽粤沿海居民，凡以捕鱼及航运为业者，大都奉祀之，……“天后圣母”不但在闽粤的沿海区域是被人崇奉的，即在南洋的华侨社会亦复如此。不过在南洋有些区域，俗称“妈祖”，其庙曰“妈祖宫”。（陈达，1938：278-280）

双溪槟榔港口是个潮州村，其开辟人来自于闽粤社会中广东省，以捕鱼为生，这就解释了该村祀奉天后圣母，建立天后宫的原因。以林先生所知，村中的天后宫已搬迁过 3 次，现今的天后宫是于 1964 年建成（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 年 8 月 16 日）。且看林先生叙述：

我们这个天后宫啊，以我所知，已经搬过了 3 次了，才有这个天后宫。它本来是在桥的这边（桥左边的路旁），以前是在那边的。从前这个被冲走了，它的这个香炉啊，还是没有给水冲去，所以他们（先辈们）就把香炉抱起来，……过后，他们就再搭一间在桥的这边，……以前是一个老村长，蔡金城住的，就有一间天后宫是亚答做的。一场大雨，雨很大，水也流很急，所以他们去看，水淹得很满，那个香炉已经一半被淹了，还是流不去，他们又再抱起来。……这间天后宫是新的，本来搭一间是普通的，板的啦，过后才重建。在 1964 年，再重建，是用洋灰做的，所以比较坚固。（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 年 8 月 16 日）

最先的香炉只是安置在桥边的路旁，即使水流得急，其香炉仍没被水冲走。之后，先贤以亚答重搭一间庙，一场大雨后，酿成水灾，而香炉仍挺立于该处，这似乎冥冥中神明的保佑，不禁令人为之叹奇。对于早期的天后宫是在何年创建，村民们也不清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无可稽查。1964 年重建的天后宫分为前厅和后厅。前厅供奉注生娘娘，是在重建时，村民加立的神灵，其牌匾也是在当时才挂上去。后厅则供奉妈祖、玄天大帝、土地神和齐天大圣。

论述了双溪槟榔港口天后宫的一些来历，接下来就要谈谈天后宫对育才学校的贡献。前文提及在 1949 年，蔡金城先生和林镇坤先生将售冰代理权献予天后宫后，每一年都进行售冰代理权招标，所有居民皆参与其中。每年，成功招标者经营冰厂所赚得的利润，拨予育才学校董事会，用以充作学校发展基金，部分盈利则当作村民福利用途。两位老前辈如此慷慨地献出售冰代理权，是为了帮助学校的发展，并减轻家长的负担，尤其是较为贫困的家庭，希望后裔子孙能够顺利完成小学教育。至今，天后宫仍延续此作风，而两位先贤舍己为公，热爱华教，愿为教育付出的崇高精神，实在值得后人敬佩与学习。

坐落在天后宫旁的冰厂是村上唯一的售冰供应商，垄断村上所有售冰生意，因此得以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进而使天后宫有能力承担学校的开销。天后宫除了背负着发展学校的重任，也负责学生们每年的学费、杂费、考试费等，这也是为什么育才学校的学生们格外幸运，免于缴交学杂费的原因。此外，学生也无需缴付补习费，课本、作业簿也一律由天后宫免费供给。举个例，倘若一名学生每年的学校费用约一百令吉，六年已可节省约六百令吉，这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而言，可说是雪中送炭，为他们减轻不少负担。再者，如果一个家庭有超过一个孩童在求学，六

年的费用可达算千令吉，这对富有家庭也许不算什么，对收入低微的家庭而言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天后宫的资助无疑给了贫苦家庭很大的帮助。

曾日明记者曾到育才学校进行采访，并访问过当时担任育才学校董事会主席的张福林，张先生向他讲述该村的这种情况。于是，曾记者就此现象，写了一篇报道以表扬双溪槟榔港口天后宫对育才学校的贡献，并以新闻的方式将这篇文章刊登于 1990 年 6 月 28 日的光华日报。这篇报道引起了当时槟州董联会其中一位董事，杨万永校长的注意，他将此推荐予吉隆坡董联会，而天后宫也因此于 1990 年，获得“林连玉精神奖”（张福林，访问编码：002 / 001，2013 年 9 月 10 日）。当时，代表天后宫赴吉隆坡获奖的便是张先生。双溪槟榔港口天后宫获颁“林连玉精神奖”的理由是：四十年如一日，承担着当地华小的一切发展费用，以及当地华小学生的一切学杂费，在普及教育、作育英才方面，为国家社会作出了贡献（教总秘书处，1990：59）。天后宫对育才学校作出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学校需要资金扩建、重建时，也二话不说拨出资金，给予协助。

无论是渔民，咖啡店经营者或居民，如果需要用到冰块来冷藏鱼虾或作为生意上的用途，只能前往冰厂购买冰块，不可以从其他地点运入或购买冰块。该冰厂 24 小时营业，就算是在深夜捕鱼归来的渔民也能够第一时间购得冰块，以保持鱼虾的新鲜度。此外，为了确保冰厂每一年都有稳定的收入，天后宫理事会在会议中提议不能购买冰箱，居民也全力配合，过着 40 余年没有冰箱的生活。立下此规则，是因为冰箱的冷冻格能够造冰，要是每户人家都有冰箱，又何须向冰厂购冰呢？要是没人购冰，冰厂收入减少，换言之，学校的发展基金也随之下降。有鉴于此，居民们为了教育事业作出牺牲。这项规定原先遭到友族的反对，经协商后，他们也坦

然接受（参考自《光华日报》，2012年11月3日，1）。部分友族子女也在育才学校就读，受惠于这项福利。近十年才稍微放宽规则，居民方恢复使用冰箱。

近年来，冰厂收入大不如前，于是天后宫理事会与村民通过庆赞中元节，盂兰胜会的酬神典礼上招标福品，用此招标款项来填补冰厂收入的不足。招标活动在宴会上进行，售卖宴会餐券所得的金额也用来充作学校发展基金。这项招标活动始于1999年（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年8月16日）。福品的种类、数量由理事会决定并购买，一般是居民常用的日用品，如米、油、发财炉等一些带福气的物品。从中可看到该村村民的热心教育，还有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他们不断地努力、付出，以确保天后宫能够一如既往地赞助学校经费。历年来，在小六检定考试（UPSR）中表现杰出的学生，都能够获得奖学金，而且奖金颇为丰富。

第三节 育才学校对社区的贡献和集体记忆

育才学校是双溪槟榔港口一村中唯一的一间华文小学。学校得以从一间小小的亚答屋发展至现在的样貌，拥有一间冷气礼堂，学生能够在舒适、理想的环境中求学，地方上领袖和居民实在付出了许多心血，也作出了牺牲，而当地的天后宫更是功不可没，为学校的发展、学生的福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学校与社区间的纽带关系是双向的，学校本身也为这个社区带来了贡献。

社区（Community）是进行一定的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里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郑杭生，2003：348）。另外，郑杭生在其论著《社会学概论新修》中提及，社区一般包括四层定义：第一，社区总要占有一定的地域，

如村落、集镇等，其社区形态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中。第二，社区的存在总离不开一定的人群。第三、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由于某些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具有共同的需要而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第四、社区的核心内容是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郑杭生，2003：348-349）以此来看，双溪槟榔港口可算是一个社区，这社区中的人群在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达成了共识，产生了共同的生活方式与社区意识，也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即使住着不同族群，但居民们都能够融入对方的生活圈，接受他族的文化习俗，相处融洽。换个角度来看，育才学校就是社区人群进行社交、展开互动的一个地方。

最初，兰香书塾建立在河岸的对面，对于居住河边的居民来说，是非常合理也方便的位置。只需越过一座桥，几步路，孩童们就能够到学堂去上课。搬迁到了目前的校址，虽然比原本的距离远了，但经过发展后，学校的周围便是住宅区，对家长和孩子而言，都十分方便。就算是从村内最深处来到学校，也无需 5 分钟的路程。学校处在优越的地理位置，方便村内各项活动的进行。

育才学校创校至今，已迈入第 93 个年头，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替换，见证了时代巨轮的变迁，承载着社区居民的共同记忆。村内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在学校进行，学校便成了村民聚集的集中地。有如中秋时节，学校三大机构联合主办歌唱比赛与灯笼比赛，在还未有礼堂前，比赛地点是在学校的篮球场。新校舍建成后，活动地点的首要选择无疑的就是学校礼堂。此外，各种宴会，如教师节的谢师宴、居民的婚宴等都是在育才学校礼堂进行，前文提到的一年一度庆赞中元宴会的活动地点也是该校礼堂。自然而然地，学校不仅是莘莘学子求学之处，也成了社区居民进行社会活动，产生互动的地方。

除此，校方举办活动时，如各学术比赛（演讲比赛、歌唱比赛、讲故事比赛等）、儿童节庆典、毕业典礼等，居民都会到校支持。虽说大部分家长是为了支持自身的子女而前来，但无形中也促进了居民间的互动关系。在观赏比赛、表演的同时，会与身边的人沟通，聊聊闲常。另，学校也是社区居民进行休闲活动之处。无论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少的，在傍晚时分，你会看到他们在学校篮球场上打篮球、在草场上踢足球、在羽球场上打羽球，一些则坐在石椅上闲话家常。由此可见，学校可说是社区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各种社交活动的中心地带。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个概念由莫里斯·哈布瓦赫最先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过去是被现在建构出来的，在群体提供的框架下，个人回忆都以此为前提而个人回忆正是一个群体共有思想总体的一部分（哈布瓦赫，1992 / 2002：43 – 80）。因此，社区居民共同回忆的关键点便是育才学校。从童年的开始，到中年、老年时期，在育才学校求学，毕业了成为校友，在该地方进行各项活动，每一草、每一木都是大家所接触，所熟悉的。在这里，居民凝聚一起，人与人之间产生互动，也成了他们共同的记忆。

小结

实际上，学校的创建与社区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先贤们将一片荒芜之地开拓并发展，其中经历了不少辛酸、劳苦。重视教育的他们遵循当时环境所需而创办了学校，让后代能够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

当地居民与天后宫为教育的付出，更是令人敬佩，也值得后代学习。他们对教育的努力，对学校的贡献，以致于一个这么小的村落，也能够拥有一间外貌相当堂皇可观的学校。无可厚非的，这间学校在建立社区居民和谐紧密关系的同时，也建构了他们之间共同的记忆。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研究发现

基于现有文献资料有限，本论文透过口述历史的方法去进行育才学校校史和双溪槟榔港口社区历史的建构。不难发现，口述历史在历史建构上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重现过去历史事件之余，也发掘了许多被人们忽略的故事。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往往都不受注目，而这些细节恰恰便是历史建构中的重要部分，需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让它们重现。

历史，对人而言，极为重要，不论是自身的历史，抑或是身处的社区历史与学校校史。历史，让人们从过去中反省，从失误中学习，也为后辈传递着重要讯息。早期，双溪槟榔港口村民不懂得重视史料，以致有关社区和学校历史的资料非常有限，实为一大遗憾。透过口述历史，幸能从居民的集体记忆中建构出较为完善的一份历史资料，不致于让其历史深埋底下。这里的集体记忆，便是当地居民所拥有的共同记忆。

学校在一个社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与社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育才学校时双溪槟榔港口村内唯一的华文小学，是孩童们获取知识的地方。同时，该校也是村民基本生活中的一部分，进行社交活动，产生互动之处。除此，育才学校也承载着社区居民共同的集体记忆。

本文通过口述历史，也了解到当地庙宇——天后宫的重要性。几十余年来，为了该村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许多努力，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该村村民

为了确保子女受到完善教育，都全力配合天后宫理事会和学校三大机构，与他们携手合作。先贤们与居民为教育的热诚与牺牲精神，值得后辈敬仰和学习。

第二节 研究限制与未来建议

本论文在论述时遇到了一些限制和难题，而最主要的还是文献资料上的不足。有关育才学校和双溪槟榔港口这个社区的资料还是相当有限的，虽然有一本书籍中叙述了学校的校史，但其校史只记载至 1970 年代，也非常简短。至于社区的资料就只能从报章上的报道索取资料。另外，历年居民人数的数据资料，现已无法查到完整并准确的数据。

基于文献资料有限，本文透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访谈以搜集更多有关资料。在访谈的过程中，研究受到的限制是受访者出现些许记忆偏差的问题。毕竟受访者都上了年纪，对某些事物的记忆难免会变得模糊，而其中一位受访者对社区由来这方面的资料不大了解，因此叙述出有关当面的事情。

在进行口述访谈之前，应事先充分准备，除了阅读有关口述历史理论方面的论著，也应调整心态，避免在访谈中因紧张而出现脑袋一片空白的情况，导致访谈时间的问题不清楚，出现语句不通顺的状况。此外，希望本文的论述可以让该村村民对学校与社区的历史有个概念，为育才学校和双溪槟榔港口保留一份较为完整的校史和社区历史。

参考书目

专书

1. 陈达（1938），《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2. 陈剑虹（2010），《槟榔屿潮州人史纲》，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
3. 哈布瓦赫（199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 教总调查研究及资讯组编（2009），《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集》，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5. 林育虞（1972），《马来西亚华校近况暨发展史》，吉隆坡：星马华人商业编辑委员会。
6. 颜清煌（1991），《新马华人社会史》（栗明鲜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7. 郑杭生主编（2009），《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9. 郑良树（2007），《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0. 张少宽（2003），《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

期刊、报刊文章

1. 槟城艺术及古迹教育学会编，朱进佳等译（2010），《我的浮罗山背》，槟城：槟城艺术及古迹教育学会，页 1。
2. 陈燕妮，〈学校一雨成灾 师生闻水色变〉，《光华日报》A 版〈槟威新闻〉，2000 年 4 月 20 日，页 9。
3. 谢施玮，〈浮罗天后宫冰厂经营招标冰房租赁 盈利全资助育才华小〉，《光华日报》B 版〈城镇直通车〉，2012 年 11 月 3 日，页 1。
4. 曾日明（1990），〈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小学 学生读书不需花一分钱〉收录于《华教节特辑》，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页 59-60。

访谈资料

1. 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1，2013 年 8 月 16 日。
2. 林真银，访问编码：001 / 002，2013 年 9 月 10 日。
3. 张福林，访问编码：002 / 001，2013 年 9 月 10 日。
4. 张福林，访问编码：002 / 002，2013 年 10 月 12 日。

附录

附录（一）育才华小校史简表

育才华小校史（1920-2013）

日期	事件
192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创立兰香书塾，以亚答屋暂充学堂。 - 四位创办人-童德生、林秋贵、蔡亚云、郑亚平。 - 学子仅十名。 - 先后聘请李柏洲中医、巫寿山任学堂教师。
192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学生人数增至 40 名。 - 改组兰香书塾，易名为“育才学校”。 - 蔡明时、马超英、江辉凌曾任校长，任期年份不详。
194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军南侵，学校关闭。
1945 年 8 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马来亚光复，育才学校复办，但复办年份不详。 - 戴祖坤、陈梦痕先后掌校，任期年份不详。
194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蔡金城、林镇坤捐献售冰代理权予天后宫，招标款项充作村民福利与教育事务用途，包括学校发展经费和学生费用。
195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李家安掌校。 - 旧有教室不符标准，学生人数剧增。 - 成立一个建校委员会，童德生为主席。 - 获得林连登献地（目前校址），展开筹款活动，开始绘图、填地。
1955 年 7 月 22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胡顺荣受邀主持奠基礼，正式展开兴建工程。
195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校舍竣工，兴建工程耗资约 6 万令吉，建有 6 间教室，1 间厕所。
1958 年 5 月 11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落成典礼，邀请林连登剪彩。
1958 - 196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苏兆辉委任校长，学生曾增至 200 多名。
196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罗永来掌校，学生成绩大有进步。
196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学生在五年级检定考试中成绩优异，获教育局赐函鼓励。
1964 - 1972 年 3 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罗校长掌校期间，先后增设助学金、进行校舍扩建（兴建新教室、校长室、办公室和食堂）、重围学校篱笆、

	粉刷校舍、种植花木。
1972 年 4 月	- 陈仕坤接任校长一职。
1972 年 - 1978	- 陈校长服务期间，学校先后设立图书馆、装置播音系统。 - 获当时州议员三苏里拨款，增设篮球场。
1979	- 洪忠华掌校，为期一年。
1980 - 1984	- 颜锦源接任校长，掌管育才学校。
1981	- 学校开始遭到水患困扰。
1984 年 12 月 16 日	- 宋贵全掌校，任期至 1987 年 8 月 31 日。
1987 年 9 月 1 日	- 章达洋任校长一职，任期至 1993 年 2 月 28 日。 - 1987 年间，州拿督希尔米医生拨款 1 万 2 千令吉购买洋灰与沙石，天后宫津贴万余令吉，建设新篮球场。
1993	- 章校长调升县督学，伍金水接任校长。
1995	- 冯矜华出任校长至 1998 年 12 月 15 日。
1998	- 刑增柏接任校长。
1999 年 3 月 13 日	- 成立重建校舍委员会。
1999 年 5 月	- 开办电脑班。
2001	- 郑羨南掌校，任期三年。
2004	- 郑宝甄接任校长，为期一年。
2006	- 陈素媚出任校长，亦为期一年。
2007	- 柯碧娟掌校，至 2011 年荣休。
2011	- 符策时接任校长一职，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病逝。
2012 年 9 月 12 日	- 王联兴任校长至今（2013 年）。

附录（二）育才华小学生人数、班数统计表

（1）育才华小学生人数（2000 - 2013）

年份	学生人数
2000	101
2001	98
2002	86
2003	93
2004	88
2005	99
2006	99
2007	106
2008	103
2009	97
2010	85
2011	84
2012	71
2013	70

资料来源：《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小学资料集》，2009年5月，页202；2009—2013学生人数取自育才华小档案资料。

(2) 2013 年育才华小班数统计表

班级	学生人数				总数
	男		女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一年级	4	1	6	-	11
二年级	3	-	2	1	6
三年级	5	-	7	-	12
四年级	6	-	4	-	10
五年级	7	-	9	-	16
六年级	7	-	8	-	15
总数	32	1	36	1	70

资料来源：育才华小档案资料。

附录（三）口述历史访谈提纲

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创建发展与社区互动口述历史访问提纲：

（一）家庭背景

1. 受访者之出生日期、地方及在家中的排行；
2. 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及儿女之姓名与职业；
3. 目前的居住状况；
4. 受访者的宗教信仰。

（二）社区的形成

1. 社区的居民来源；
2. 社区的开拓过程；
3. 社区的划分，如何形成当下的局面？

（三）华小发展过程

1. 受访者何时开始参与学校活动，成为学校干事？（如担任董事长、校长、老师等）
2. 从何得知学校发展过程？
3. 当初如何成立？（如创办学校的动机因由、学生人数等）
4. 有何人参与其中，给予怎样的帮助？（如校地捐献、设备设施等）
5. 二战时期学校的情形；
6. 二战之后学校的状况；
7. 华小后期的发展情况。（如师资、学生人数、扩建校舍等）

（四）华小发展与社区的互动关系

1. 社区经济活动与华小的互动；
2. 社区领袖、居民与华小的互动；
3. 社区社团与华小的互动。

附录（四）口述历史授权书

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创建发展与社区互动口述历史计划

授权协议书

本人 林真银 (IC No. : 48014075/0.3) 谨此将访谈本人有关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创建发展与社区互动关系的录音、录影、图片及其内容授予乙方。这些资料将作为研究、指导用途、出版或其他相关目的之使用。

受访者 (甲方)
Interviewee (Party A)

采访者 (乙方)
Interviewer (Party B)

签名 : 银

Signature

正楷 : 林真银
Name

日期 : 16.8.2013
Date

签名 : 舒氏

Signature

正楷 : 张舒氏
Name

(拉曼大学中文系本科论文)

日期 : 16/8/13
Date

附加条款:

附录（五） 居民资料——林真银

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居民基本资料卡

<p>编号：001</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姓名：林真银2. 性别：男3. 出生年月：1948年1月14日4. 出生地：双溪槟榔港口5. 兄弟：2个6. 姐妹：9个7. 职业：前期从事渔业，现转行做厨业8. 结婚时间：1968年9. 教育程度：小学六年级10. 妻子职业：家庭主妇11. 子女：2男1女12. 小区地址：60 MKA, Kuala Sungai Pinang, 11010 Balik Pulau, Pulau Pinang.13. 经济来源：靠厨业的收入14. 宗教信仰：佛教 15. 其它： (1) _____ (2) _____	
---	---

访问者：张舒仪

记录日期：2013年8月16日

附录（六） 林真银笔录稿

i. 林真银 ——（编码：访问次数）/（001： 001）

首先，向林先生简介访谈内容。

编码：	001
受访者姓名：	林真银（简称林）
采访者姓名：	张舒仪（简称张）
记录者姓名：	张舒仪
访问次数：	第一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3年8月16日
时间：	下午2点16分至下午3点11分
地点：	林真银住家
访问语言：	华语（一些词语为方言）

张：啊，然后 uncle，这一份是那个授权协议书啊。就是讲我们的访谈内容啊……

林：嗯。

张：我们所讲到的东西会到时候是我用来写论文的时候或者是研究的时候会写下去的。

林：嗯。

张：或者是给我的老师，可能其他人他们研究的时候也是可以拿来用，这样子。如果 uncle 同意的话，就可以写名字、IC，然后签名。

（林先生检阅授权协议书。）

林：这个是要我签名啊？

张：啊，就如果 uncle 同意说我们所讲的东西可以到时是让我拿来写的话，就签。这边是写名字哦，然后 IC，然后这边签名。

林：啊，这个是我的名啦？

张：啊，对。

林：这个是我的 IC 啦？

张：啊。

林：啊……我的华语不是很好。（方言）

张：不用紧。

林：嗯，这个是什么？中文名啊？（方言）

张：啊，中文名。（方言）

（签订授权协议书中。）

林：这个 IC 啦？

张：对。

林：新的啦？

张：啊，新的。

（林先生书写其身份证号码。）

张：咦？啊，48……

林：48 年出生，1 月 14 号。

张：哦，这样要多一个零。

林：啊……

张：然后，这里是签名。

林：签我的名啊？

张：啊。

林：随便啦？

张：嗯，这里是写 uncle 的名字。

林：正楷啊？

张：啊。

林：也是这样啊？

张：也是这样。

（林先生以正楷书写名字。）

林：这里……

张：日期。

林：日期，今天的？

张：今天是……

林：16号。

张：嗯。

林先生书写日期。

张：谢谢 uncle，然后这里是我来签。

（笔者于采访者那一栏写上名字，签名。）

张：然后啊……在还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会先问 uncle 的资料，（将基本资料卡递给林先生，让他了解其内容），这些基本资料。

林：这个我出生的名啦，是吗？

张：啊。

林：性别啦，男咯！

张：啊。

林：出生年月，刚才写了。

张：刚才那个，48……

林：1……1月14号。

张：14号。

林：出生地是在这个 kampung，双溪槟榔港口咯！

张：啊，然后 uncle 的兄弟……

林：兄弟，女的要算吗？

张：先讲男生的。

林：男的啊，兄弟三个咯！

张：兄弟三个。

林：啊。

张：然后女的有几个？

林：女的，全部是姐姐，没有妹妹的。

张：啊。

林：全部姐姐。

张：几个？

林：九个。

张：九个？

林：嗯，九个姐姐。

（笔者笔录资料。）

林：这个职业。

张：Uncle……

林：从前是捉鱼哦，现在有转业做这个厨业。

张：厨业？

林：啊，那个人家结婚啊，什么啊，摆喜酒的外勤厨业。

张：哦，外勤厨业。

林：结婚的时间，到现在结婚 45 年了。

张：45 年……所以应该是 19……

林：啊，你扣一下，你扣一下咯！

张：啊。

林：2013 扣掉。

张：1968。

林：啊，这个纸这个纸……

张：可以，扣到了。

林：啊，1968，对。

张：还有就是，uncle 的教育程度。

林：这个，我读六年级罢了，小学。

张：啊。

林：育才学校的，有啊。六年级，去读浮罗的圣心一年。

张：圣心……

林：从前这边是五年级罢了。

张：啊。

林：没有六年级，过后我在那边圣心读一年，六年级咯！

张：妻子的职业就是 uncle 的老婆……

林：她就……啊……家庭主妇咯，一路来就帮我做东西咯！

张：嗯，uncle 有几个子女？

林：子女，两个男，一个女。

张：啊，就 uncle 住的……

林：小区地址。

张：……地址。啊。

林：什么小区地址？

张：就 uncle 住的地方的地址，好像这间屋子的地址这样。

林：这边啊？

张：啊，对。

林：我是住在这个 kampung 罢了嘛！

张：啊，就是需要知道地址，家里的地址这样。

林：家里地址就是 60 号，门牌，MK A，MK A 啊。

张：嗯，然后就是 Kuala Sungai Pinang。

林：啊，Kuala Sungai Pinang，一样的。经济来源……

张：经济来源……

林：经济来源，从前就靠捉鱼咯，捉鱼来的来源咯！

张：嗯。

林：啊，在过后有做一点厨业咯！

张：就自己的工作啦？

林：啊，自己的工作咯！

张：嗯。

林：嗯，宗教是……

张：宗教信仰……

林：……信仰是拜神的（方言），拜神的咯！

张：佛教啦？

林：啊，佛教啊。

张：然后啊，等下会需要帮 uncle 拍照，拍一张照片。

林：啊，要啊？

（林先生接听来电，录影、录音暂停。）

张：啊，接下来就是要问 uncle 关于那些社区的形成。

林：社区啊？

张：啊，就我们这个 Kuala Sungai Pinang，这个 kampung 一开始的居民来源。

林：它居民来源从前，是从前我公公的时候还是现在？是我公公的时候啦？

张：啊，对，从以前开始。

林：哦，从头开始的时候，我公公是在这个地方咯，哪（林先生递给笔者一张纸，他事先将地方名写在纸上，方便笔者记录），广东省咯！

张：哦。

林：潮州府咯！

张：嗯。

林：潮阳县咯，仙港乡南门社，四个人来这边，全部都是在一个 kampung 来的。

张：啊，他们四个人来这里……

林：啊，他们本来是来住在，落脚是在 Pantai Aceh（班台亚齐，为浮罗山背中的另一个乡村）的，Pantai Aceh。

张：啊。

林：那落脚在 Pantai Aceh 过后，他们有一点摩擦，这个福建人和这个潮州人，那个派系不一样咯！

张：啊。

林：过后他们就走过这边来开辟这个双溪槟榔港口。

张：就来到这个……

林：啊，来到这个双溪槟榔港口。

张：嗯。

林：到现在也有差不多是有 120 多年了。

张：120 多年？

林：嗯，120 多年，因为我的爸爸有在的时候，我的爸爸有在也是差不多要 100 零，100 零多年了嘛！

张：啊。

林：我的公公就差不多是有 125 年起啦，120 多年咯！因为从前跟住我们这边的，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叔叔咯，也是从同乡就四个人到这边来咯！

张：嗯。

林：我的公公是名林亚七。

张：林亚七……

林：嗯，马来西亚的亚，一二三四的七，料（方言，然后的意思，以下还会说到此字）还有一个是林佛宝。（林先生把“佛”讲成“fu”音）

张：林佛宝？

林：佛教的佛，佛教的佛，佛教，佛教。

张：哦，佛教。

林：啊，宝咯，宝贝的宝。

张：嗯。

林：还有一个是林建民咯！（林先生把“建”讲成“jiang”音）

张：林建民……

林：啊，建国的建。

张：江国的江。

林：建民，不是，这个（笔者听成江国的江，林先生纠正错误，把正确的字写在纸上）。

张：哦，建。

林：料，还有一个，一个是……一个是佛宝，一个是林辉平。

张：林辉平……

林：这个平（林先生写在纸上），平安的平。

张：嗯。

林：领袖是林亚七，就是我的，我的公公咯！

张：啊。

林：我的公公，我的祖父啦，到现在来，我的公公一代，我的爸爸一代，我，我一代，三代，我的孩子一代，四代，料还有我的孩子现在生一个孙子了，就算五代在这边了。

张：哦，已经算是第五代了？

林：第五代在这边了。

张：那请问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怎样开拓这个，就怎样发展啊？这个……

林：那个时候，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就他们有带这个捉鱼的工具啊。

张：啊。

林：工具到这边咯！

张：捉鱼的工具，嗯。

林：因为我的公公在中国，他也是在这个海，这个海口那边捉鱼，捉鱼过的咯！

张：啊。

林：所以比较，捉鱼比较熟啦！

张：啊。

林：他就带了这些捉鱼工具，到这边来，双溪槟榔港口这边，来这边发展他们捉鱼的事业咯！

张：嗯。

林：四个人这样咯。

张：所以，这四个人可以算是最早来到双溪槟榔港口的？

林：嗯，最先来到，最先到咯，四个人最先到这边来咯！最先到的时候，这个林亚七就是我的祖父咯！

张：嗯。

林：他有，他留下我们这些后代，有五代在这边咯！

张：嗯。

林：另外这四，三个人啊。

张：啊。

林：这个一、二、三个人啊。

张：啊。

林：他们全部都，都回去中国，没有，没有子孙在这边。

张：哦。然后，就在这四个人来过后，啊……大概多久的时候，就更……就大概在什么年代，就更多人过来？

林：他们过来的时候啊，我听我的爸爸讲啦！过后啊，我的公公在这边落脚了咯！

张：嗯。

林：落脚差不多有四、五年这样咯，四、五年，四、五年这样啦，四多年这样啦，他有去叫我的爸爸过来咯！

张：哦。

林：料，我的爸爸有带，带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过来咯，两夫妻过来咯！嗯，然后，然后我的爸爸过来了，生活就比较能够，能赚钱啦，海路，海路很丰收啦！

张：嗯。

林：海路很丰收了，海产丰收啦！

张：嗯。

林：料，过后，我的公公又去中国，又多带一班人，也是这个地方的人。

张：啊。

林：好像你的外公啊。

张：我的外公？

林：你的外公，也是我们的，一样的，他是我们的堂兄，我公公的堂兄弟。（其实并非外公，是笔者祖母的父亲，应为外曾祖父。）

张：嗯。

林：他（林先生的公公）就叫他（笔者的外曾祖父）过来咯！

张：嗯。

林：啊，这样咯。你的，你的外公（实为外曾祖父）名叫林进目嘛！

张：林进目……

林：林进目咯！

张：嗯。

林：这个是你的外祖父，嗯，你的外祖父。啊，他就是我们的同乡，也是同一个 **kampung**，也是我们一家人。

张：嗯。

林：从前住在中国一家吃的，吃饭的（一起生活，一起谋生）。

张：嗯。

林：这个，就先带他们过来，过后才一直，一直带，带，带几十家到这个，这边来，港口来咯！

张：嗯。

林：啊，好像姓林的比，所以这个村里面，姓林的比较多。

张：啊。

林：应该至少有七十家，六十多家姓林的人咯！

张：就大多数都是从潮州，潮州……

林：潮州过来的。

张：嗯。

林：料，所以潮州过来啊，他们有南门社，还有一个东门社。南门社的，南门社的人比较多，因为我的公公啊，就叫他们过来，都是这个 **kampung** 的人过来先。

张：嗯。

林：比较先过来。

张：嗯，然后这些村民过来了之后，他们是进行什么工作？

林：也是捉鱼。

张：也是捉鱼？

林：嗯，也是捉鱼，因为从前啊，他们过来的时候啊，他们知道这边是捉鱼啊，他们就在中国有带这个工具过来这边捉鱼。

张：嗯。

林：料，可算起来啦！第二批的就是你的外公（笔者的外曾祖父）咯！

张：第二批啊？

林：第二批过来咯，他是第二批过来咯，嗯，第二批过来。

张：Uncle 大概还记得第二批除了我的这个外公（外曾祖父），还有……

林：还有你，你的外祖母（应为外曾祖母）咯！

张：外祖母（外曾祖母）。

林：嗯，也是过来咯！过来不久的时候呢，你的外公（外曾祖父）就过世咯！

张：嗯。

林：这样咯。

张：嗯。啊，然后他们……就好像他们来到，啊……好像他们来到这里就发展这个 **kampung** 啊，然后他们是怎样分那个区啊？好像现在，我们有……

林：从前我们没有分区的。

张：从前没有分区？

林：从前这个 **kampung** 啊。

张：啊。

林：就属于政府的地方，而这个是私人的地方来的。

张：嗯。

林：你……你要多大，你就搭多大的屋子，就是就算是你的，没有人赶你的。

张：嗯。所以，它那时候不算是政府的？

林：在这个地啊，从前是政府的，政府啊，好像他们先过来咯，他们就量（林先生讲成“nian”音），量多少，多阔，多阔的地，就向政府申请咯！

张：嗯。

林：申请，政府给他们，OK了，准证了，他们这个地……地税，他们这个 *garan*（契约的意思）啦，这个 *garan*，他们拿去还了，啊，如果我们过来要搭屋子，跟他们讲一声，他们就给你搭了。

张：这样，那时候的政府是英国政府，还是已经……

林：从前，他们过来的时候，就……早期应该是在殖民地咯！

张：殖民地。

林：嗯，殖民地过后就这个……啊，就日本来打我们马来西亚（独立前，应为马来西亚）嘛！

张：啊，对。

林：来打马来西亚过后了，这个日本就在这边，在这个马来西亚三年八个月咯！

张：啊，对。

林：过后就是这个殖民地，英国再拿回咯！拿回时候，过后这个英国换给我们马来西亚三大民族去解决咯！那时候我们都，我们华人没有跟他……他们争啊。料，这个印度人没有跟他们争，所以就是马来人，马来人做他们的，他们管理咯！所以一直下来就是马来人，马来人管理了咯！到现在咯！

张：然后，好像……因为现在它有分，好像这边就是叫“鸭寮顶”。

林：鸭寮顶，对。

张：啊。

林：这边是鸭寮顶。

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这样分？

林：鸭寮顶……我的公公过来的时候，不久，我听我爸爸讲，我妈妈讲啦，过来后不久，就养鸭了。

张：哦。

林：水拿来喝，啊，喝啊，你先拿来喝。（方言，林先生拿了饮料招待笔者和帮忙摄影的朋友，让他先喝饮料。）

张：啊，uncle 大概记得是几……大概多……什么年代，好像 18 多少年这样开始养鸭？

林：应该有……我公公是 125 年这个，开辟这个……这个港口了嘛！

张：啊。

林：应该不错呢，是在 100……100 年里面就有养鸭了。

张：就可能 20 多年过后……

林：啊，就养鸭了咯！

张：他们养鸭了过后……

林：过后，每家都有养鸭。

张：啊。

林：料，从前……啊。我们中国人搬，搬来的时候啦！大多数呢，就是我们这个潮州人，就在这，这边一带生存。

张：嗯。

林：这样，所以他们养鸭了，就他们大家叫作这个鸭寮顶，鸭寮顶咯！

张：嗯。

林：每家都有养鸭的。

张：啊。

林：最少有一百，一百只这个鸭，有的两、三百只。

张：嗯。

林：他们养鸭是来生蛋的，拿蛋，这个蛋去买，买这个，买货回来的。

张：用鸭蛋去换啊？

林：去换，啊，去换这个……好像啊，我们啊，每天用的用品啊。哦，这样咯。米啊，还有什么啊，这样咯。要吃的东西啊。

张：啊。

林：这样咯。

张：然后，啊，现在，据我所知，他们有分，好像这边是鸭寮顶啊，然后另外一边又叫什么，白……白灰（方言）。

林：什么？

张：就好像另外一边……

林：哦。这边是叫做鸭寮顶。

张：啊。

林：鸭寮顶，料，下面呢，白灰，白灰厂（方言），白灰，白灰（林先生把灰说成“hua”音），白灰（方言），白灰啊。

张：啊，白灰厂。

林：白灰啊。

张：啊。

林：我们的洋灰，洋灰咯！这个是白灰（方言）。

张：啊。

林：白灰啊，白灰。你的，你的公公的老朋友啊，陈建国啊，他的爸爸就在那边开这个咯！

张：哦。

林：这个，人家叫灰窑²咯（方言）。

张：啊。

林：啊，灰窑（方言）。

张：灰窑（方言）。

林：啊，灰窑，下边叫灰窑，料，这边叫鸭寮顶（方言）。

张：嗯，就分，它是分两个区罢了吗？

林：就是这两个区啦！

张：啊，就那个……

² 灰窑：高温烧制石灰石，让它成为生灰石的石制建筑。

林：那边，他们叫白灰厂咯！小小也叫作一个厂这样咯。

张：是工厂，好像工厂这样？

林：啊，工厂这样，就他们是……啊，陈建国，他的爸爸开的咯！

张：嗯。

林：然后，这边的人从前是没有叫作村长咯！叫我的公公是……他们叫我的公公，叫作港……港主咯！

张：港主？

林：好像这边是双溪槟榔港口嘛！

张：嗯。

林：料，他们叫作港主咯，没有叫作村长的，叫作港主。

张：嗯。然后，好像现在的 Kampung Nelayan 是后来才……

林：后来的，在……在过了……这个……这个 kampung 开的时候应该是 19……1990 年。

张：1990 年。

林：啊，1990 年，他们可能是，我是大……大概这样讲啦！1990 年，他们有填，填这个红泥土咯！

张：嗯。

林先生电话的信息提示声。

林：填红泥土，过后呢，在 1997 年，没有，19……1995 年开始给人家申请，给我们，给人民进去住咯！

张：噢。这样，一开始的时候，除了鸭寮顶，那个白灰厂，还有哪一个区？还有分哪一个区？

林：没有了。

张：没有？

林：嗯，就是最大区，最大……最大的数目，最大的目标就是鸭寮顶，是最多的鸭了。料，这白灰厂是一间罢了。料，他们两边也没有什么，没有做什么。

张：嗯。好像这边隔着一条河……

林：一条河。

张：那它的对面以前也有养鸭吗？

林：他们也是有养鸭，但是他们养的比较少，3、4、50只这样，这边就不一样，几百只的。

张：这样，那一带叫什么呢？

林：啊？

张：那一带。

林：什么带？

张：就这边河对面也是有人住，那当时是叫什么呢？

林：搬来了过后，住在那两边的比较慢啦！

张：是比较后来啊？

林：啊，比较后。

张：所以，可以说是以河，这条河为一个……

林：为一个区。

张：啊，一个界线这样？

林：对，一个界线这样。本来啊，这个村里面，从前是叫作“潮州村”，本来是叫“潮州村”，啊，“潮州村”，我的公公就叫作“港主”咯！他们新的才叫作“村长”咯！

张：然后大概是几时换成这个名字？就双溪槟榔……

林：过后了，应该不错是在8……80年这样，他们过后就有换，80年代这样啦，就换去了这个双溪槟榔咯！这是马来政府批下“双溪槟榔港口”咯，这样咯，因为他们不要给我们叫作“潮州村”了嘛！

张：啊。

林：这样咯。

张：然后换成这个双溪槟榔港口，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就为什么换成这个名字？

林：因为他们马来人啊，他们好像有一点的妒忌，是我们华人的传统，潮州人，所以他们就不要给你放这个“潮州村”咯！从前，我的公公来的时候，他们自己打下一个牌，写起来，用这个红漆写这个“潮州村”，插在那边咯！过后，政府也是承认，有一段时期叫“潮州村”。过后，这个马来西亚独立以后，他们这个巫统，他们就好像开会啊，什么，什么……这个“潮州村”就不要了，换掉，变双溪槟榔港口咯！

张：嗯，就关于社区的，uncle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林：过了就是那个天后宫咯！

张：啊。

林：我们这个天后宫啊，以我所知啦，已经搬过了三次了，才有这个……这个天后宫。

张：怎样讲搬了三次呢？

林：它本来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刚才你过的这个桥啊。

张：啊。

林：你过这个桥，这边是上我的咯（桥的右边），这边（桥的左边），这一边咯，从前是在那过的。

张：啊。

林：那边从前这个，被冲去，冲去了。他的这个香炉啊，还是没有，没有给水冲去，所以他们就抱起来，我的公公他们就抱起来。抱起来过后，他们就再搭一间在这个，这个桥的这边了。刚才你下桥的时候，很多草的那边啊。以前是一个老村长，蔡金城住那边啦，蔡金城住的，老村长啊，就有一间天后宫也是亚答，亚答做的。

张：嗯。

林：这个亚答做了，一场大雨，我听我的爸爸讲，大雨很大，水也流很急，所以他们去看，我的公公，我的爸爸他们去看，水淹得很满，那个香炉已经一半被淹了，还是流不去。所以我的爸爸、公公他们又再抱起来，抱起来过后，我公公就死去了。这间天后宫是新的重建，本来搭一间是普通的，板的啦！过后才重

建，，在 1964 年，再重建是用洋灰做的，所以比较坚固。这间新的天后宫咯，这是在 1964 年重建咯，重建过后就到现在咯！

张：嗯。

林：重建的时候，我的爸爸在理事了。

张：哦。

林：在理事咯！

张：然后现在讲了那个社区，就讲到小学，就我们华小……

林：啊，讲过程。

张：育才华小，对。Uncle 有没有参加过学校的那些活动，好像做学校的理事？

林：有啊。这个从前就是，过后的这个学校有董事长咯！我在那时，在董事会里面，我有做过他们的理事啦！

张：啊。

林：好像你的公公就是从前做过董事长嘛！

张：啊，对。

林：张福林嘛，我也跟他配合，我也在里面做过他们的理事咯！但是，在什么职位我就忘记了。

张：然后，育才小学是几时开始……

林：在这边，有董事长的时候，就是育才华小了。

张：我想知道的是最先的……

林：最先的就是在那边，过港这边，那边有一间人家现在做戏啊，做这个戏主睡的地方，那边就是从前的老学校。

张：戏主睡的啦？

林：啊，那边，就是老学校。那个时候，应该没错就叫作“南香学院”。

张：南香学院？

林：啊，南香学院，这个你问你的公公啊，他也懂，能够记得很……能够记得啦！

张：嗯。

林：应该是南……

张：南香学院？

林：南香，南香学院。

张：Uncle 知道是谁……

林：这个南哦，是这个“兰”，兰啊。（林先生把“兰”说成“nan”音，因此笔者写成“南”，林先生在此纠正。）

张：哦，兰。

林：兰香学校。

张：Uncle 知道那时候这个兰香学院是谁创办的吗？

林：创办的人啊，从前就四个人咯，一个是……啊，那时候创办这个兰香学校，我的公公已经死去了嘛！过后，就这个咯，童德生咯，还有一个林秋平咯，还有一个是叫作……啊……蔡汉文，蔡汉文，四个人，还有一个我是忘记去了，有一个我忘记了，四个人，四个董事，还有一个也是姓林的。

张：四个老前辈。

林：啊，四个老前辈。

张：他们是……啊，就好像……

林：这个，不，这个文，这个“云”。（林先生把“云”说成“wen”音，在此纠正。）

张：云？

林：云，天上的云。

张：他们是怎样去创办这间学校呢？

林：创办这个时候啊，这四个人已经开办这个，做这个里面的理事啦，来开办这个学校，也有很多村民的协办啦，协助他们啦！那时，我的爸爸也有在里面做理事咯！过后，这个理事了，我们这边的孩子就越来越多咯，因为在中国过来的人比较多了嘛！

张：对。

林：有一……因为他们的妻子有带过来了嘛，又生的孩子越来越多咯！

张：嗯。

林：那从前生这个孩子啊，是没有受到这个，好像这个家庭计划的，他们就生比较多咯！从前教育也比较不用这么贵啦，也没有补，小孩也没有补习的，所以就越生越多咯，好像每一个家都最少有五、六个孩子，四、五个孩子，好像我的爸爸，生我们就十二个，十二个了，所以过后就在，他们在这个老前辈里面，又再全部，又再计划，计划，又重建这个新的育才学校咯！

张：嗯。

林：这样咯。

张：之前在旧的这间……

林：旧的是在对面罢了。

张：啊，它是亚答屋啊？

林：从前是亚答屋的，过后才换上这个锌板（林先生直接以方言翻译），这个铁的，这个铁的板。

张：那时候大概有多少个，好像多少个孩子去就读？

林：那个时候啊，我听人家讲啦，那时候不太多啦，应该是几十个罢了啦！

张：嗯。

林：几十个孩子这样。料，从前这个理事里面啊，很……很难的，你知道吗？理事里面，董事里面啦，你做董事啊，如果人家穷的啊，没有钱的人的孩子啦，你要领养的。

张：嗯。

林：你要领养一个，好像他们家长啊，比较穷啊，没有钱啊，还这个学费啊，从前要学费的嘛，没有钱还学费，他们就一个理事一个人，你要担任，一个人领养一个孩子，你要给他们，每月给他们还这个学费。

张：嗯。

林：这样。

张：接下来，就是到，好像设备啊，就学校的设备，他们是怎样筹办？

林：以前设备啊，政府都没有资助的，是由他们理事啊，大多数这样，你调调一点，我调调一点（林先生把“调”说成“qiao”音）咯，这样来做这个经费咯，这样咯。

张：理事是自己出钱啊？

林：啊，自己理事筹钱咯，筹这个钱来贴，好像这个穷的啊，比较穷的啊，给他们补贴一点咯！过后了，这个新学校建了的时候，过后，旧的育才学校，不是建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咯？

张：啊。

林：担任董事长的里面咯，就是你的公公也有担任很多……很多年的董事长。

张：啊，对。

林：你的公公咯！过后有林炳辉咯，欧元城咯，还有，啊……从前还有蔡金城咯，他们担任董事长，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呢，第一有董事长的时候就是蔡金城咯，这个老前辈咯！

张：他是第一任的董事长？

林：应该是第一、第二任这样咯，我也是忘记去了，是他先，还是这个林镇坤，还有一个林镇坤啊。

张：啊。

林：嗯，一帮人啦，谁担任第一任，我就忘记去了，这样咯。料，下来新的一辈了，就是你的公公咯，这个林炳辉咯，他们一辈咯，欧元城咯，他们新的一辈咯！那个时候，我就有出来参加里面的董事会咯，这样咯。

张：然后在二战时期的时候，学校的情况是怎样？

林：二战时期的时候来讲啦，学校，那时我们这个学校啊，本来，过后了就一直是我们这个……冰厂啊，里面啦，过后这个冰厂里面，就是我们的文人咯，两个老前辈，他们捐出他们的“lepo”（方言，意指执照），“lepo”就是现在的lesen 咯！

张：啊，不是，就在二战时期，学校还有继续开办吗？

林：开办，有开办，那时二战时期……

张：二战是日本……

林：日本来打马来西亚（马来亚）了嘛！

张：对。

林：打马来西亚那个时期，你就要读这个日本书，读日本书了。

张：嗯。然后刚才 uncle 讲的，讲有两个前辈……

林：啊，这两个，这个二战时期过了咯！

张：啊，就战争过后。

林：过了，又建了这个学校的时候，育才学校，那个旧的咯，不是这间，旧的时候，这个经费就是由他们两个人，他们就卖这个冰块咯，它的 lesen 两个人就交出来，这个战后了啦，战后的时期。

张：Uncle 还记得他们……

林：那两个老前辈，知道，一个是林镇坤咯（林先生一直把“镇”说成“dian”音）！

张：林镇坤。

林：啊，一个是林镇坤。

张：镇？

林：镇。还有一个是蔡金城咯，他们两个人咯。当在这个……开会场所里面，两个人被人家讲了，两个人都是交出来咯，给这个天后宫料理这个冰块，这个到现在咯。

张：他们的 lesen 是什么 lesen？

林：Lesen 是这个冰块的 lesen，他们有这个……这个，从前这个 lepo 啦，现在叫作 lesen 啦！

张：啊。

林：Lesen，你没有这个 lesen，你不能够卖冰的啊！

张：哦，卖冰块的。

林：啊，这个冰块啊，我们这个用来放鱼啊，虾，什么的冰块啊，一块一块的。

张：啊。

林：啊，不能够卖的，从前没有 lesen 不能卖的。他们两个人申请有罢了。

张：哦，他们两个去申请的？

林：嗯，申请，他们，本来是他们的，他们两个人在卖的。

张：啊。

林：料，过后了，我们学校有缺这个经费来源嘛！

张：啊。

林：经费来源啊，那个时候，时期啊，穷的也穷的有啦，富也富的有啦，一个世界上不一定只是这样的嘛！

张：对。

林：有的是穷，有的是富咯，所以啊，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么就要求他们两位老前辈，这个经费来源不够，你们就拿出你们两个的 lepo 咯，lepo 就是 lesen 咯，来给我们这个天后宫去料理，天后宫去卖这个冰，过后就给孩子读书，所以一直支持到现在来，已经几十年了咯，这样咯。

张：嗯。

林：料，这个冰块呢，这个……这个 lesen 啦，就交给我们天后宫，他们两个就割（林先生以方言翻译，删掉名字的意思）掉了，变成我们天后宫的这个……这个 lesen 了咯。那个 lesen，我们就每年给人家，给人家选标，标咯！

张：啊。

林：好像你有意见，他有意见，要标咯，标到最高的人，就拿去做。一个月，从前就标，标到两千多块也有。啊，有一个……一年的时候啊，这个海产啊，丰收的时候啊，有人标到三千块多咯！

张：嗯。

林：料，过后了，海产有，不大好了啦，标到千多块咯，千多块。我们拿这个标……标，我们标的啦，标这个冰块的钱啦，每月收，每一月的，不是一年啊，每一月要交给我们天后宫。你标两千，就要还两千一个月。一个月两千来讲，一年就是二十四千啦，对吗？那些钱就给我们的孩子买这个作业簿啦，读书啦，什么的用途的工具啦，图体费啦！

张：嗯。

林：你也有读过育才，你也知道嘛！

张：对。

林：读育才，你也是很明了嘛，这个不用钱咯！不用钱了，这个穷的人就能读得起咯，所以这个，本村就一直地资助，一年一年地资助这个学校，这样咯。料，到这小几年来，几十年来，建这个学校过后，我们的冰块，标这个冰块的钱，有一点下低。

张：Uncle，他们标是标价最高就可以卖冰块吗？

林：最高的人拿去做，啊，好像我出一千块，最少一千块啦，我一千块，你千五块，他两千，他……就是他卖，高的人卖，高价就拿去卖。你标到最高的人，拿去做，就这样。料，过后了，我们这个开资就标到不够学费了嘛，不够这个费用啊，不够费用，所以在中元，我们建学校好的时候，我们的中元，就有这一个中元咯。中元里面，我们就买这个东西啊，宴会的时候啦，每月，每年都是七月二十八，就晚上做宴会。这个……这个是孟兰胜会的，孟兰胜会的啊，我们就有买这个东西给人家，给人家选标咯。选标的时候，标到三十多千也有，四十多千也有啦！这条钱就拿回来，也是回来给小孩子读书。

张：嗯。

林：这样咯。

张：什么东西是那时候决定的吗？要人家标什么东西？

林：那个标的时候应该在 2004 年起，啊，2004 年，我们的学校建好的时候咯。

张：嗯，然后好像……因为之前是亚答屋，过后搬去现在这个校址的时候，那一个校地啊，是谁……

林：那个，现在的校地啦？

张：啊。

林：这个校地从前是林连登（林先生将“登”说成“ding”音），林连登，林连登送的。他不是送我们学校先，他先送给这个林镇坤，林镇坤，啊，这个……林镇坤，料，林镇坤才，我们先，人家跟他讨，他才送这个地，通过林连登，林连登才送这个地咯，是这样啦！

张：嗯。

林：送下来的咯，这个地，差不多是一“ka”（方言，意指一亩），一“ka”不够啦！

张：然后大概在几年的时候，开始筹备要建这间新的校舍？

林：这个新的校舍，搬过来的新校舍啊？

张：嗯。

林：那时候啊，那时候我才刚刚读……读四年级，我现在跟着年纪来讲，我是……是六字辈啦，华人是 67 岁啦，啊，你拿过来除一下看。

张：嗯。

林：那时候我才刚刚读四年级罢了，四年级应该是十岁咯。

张：啊，对。

林：应该不错，是 50 多年了咯。啊，这间学校，旧的学校 50 多年了咯，有 50 年的历史了咯。50 年的历史过后，有这个……白蚁，白蚁（方言）啊，吃我们的学校啊！

张：啊，白蚁。

林：这个学校，你也读书在里面，你也知道了嘛！

张：啊，对。

林：这个……这个学校就脱落咯，不好了嘛，它的这个材啊，木啊，都是要跌倒下来，怕跌到人家的学生啊，这个孩子，学生，我们就赔不起啊！过后，我们这一班就再 meeting。Meeting 了过后，就在 199……1999 年建立这个建委会，做一个新，另外再做一个新……新的育才学校。料，建好的时候，是 2004 年开读，读书。

张：嗯，所以那个孟兰胜会的也是在 2004 年……

林：在孟兰胜会开始的时候，是在 1……我们的 1999 年，我们就有成立这个孟兰胜会了，啊，1999 年。

张：然后啊……好像就在学校，它从以前那种，一间小小间亚答屋建到现在，这个已经是最新的，然后我想问，好像社区的那些经济活动，就可能村民他们捕鱼啊，这些活动有没有对学校的发展有什么帮助？

林：这个……这个村民啊，每个人，捕鱼的人啊，都是有资助过我们的学校啊！

张：嗯。

林：因为他们都是买这个冰块嘛，买这个冰块啊，就是赞助我们学校的经费咯，就是他们有一份资助的，在里面咯。每个，每家在捉鱼，捉鱼的都有出钱在学校，给学子读书。

张：嗯，

林：料，除了没有出海的啦，没有捕鱼的啦，他们就从从前的时候，我在做理事的时候，他们每……每年，他们要补贴我们的学校一点的钱，没有……没有捉鱼的啦，没有捕鱼的。

张：没有捕鱼。

林：啊，没有捕鱼的啦，做生意的啦，开店的啦，做……啊，这个小贩的啦，他们的孩子在里面读书啦，也是要多少补贴我们学校一点咯！

张：嗯。

林：你也有读过啦，啊，这个补贴金，你也知道一点啦！

张：不清楚咯。

林：不清楚，哈哈！忘记了哦？哈哈！

张：因为那时候不是我来补贴的啊！

林：啊？

张：不是我来给。

林：啊，你不知道哦？

张：对。

林：嗯，这样咯。算起来啊，这个经费里面啊，这个 **kampung**，这个学校的经费啦，的来源啦，全……全部是有捉鱼的人，大多数有贡献到我们学校的学生读书，大多数有啦！

张：嗯。

林：料，好像啊，这边啊，有人，有人家比较好过的啦，家庭不是很富有，也不是很穷啦，中中的家庭啊，他们有父母过……过世啦！

张：嗯。

林：过世的时候，他们都有送这……这个白金（林先生直接以方言翻译，意为帛金），这个丧金啊，丧金啊，丧金给我们学校咯，董事部咯，还有家教协会咯，一点咯，有的是，有钱的人，就……五百也有。

张：就好像他们收到的……

林：白金。

张：帛金（方言）？

林：帛金，啊，帛金（方言）。

张：他们会拿去给学校？

林：给学校，几百块啦，啊，给小孩读书这样咯！

张：然后接下来，好像社区的领袖啊，他们有没有，好像对小学，这个育才华小的发展有什么……

林：这个……这个过去的领袖是在建学校的时候，他们就有啦！

张：嗯。

林：建这个新学校的时候，他们每个，每村的领袖都有，的文人啊，都有，每个村都有给我们建学校啊，多少都有啦，有的是一千块，有的三千也有，有的五千也有啦，然后五百也有，一百也有，不一定啦，这个价钱……价钱。

张：嗯。

林：比较有钱的就给多一点咯。在建学校的时候，有，他们领袖，他们有捐钱给我们的学校。料，在平常的时候，平时的时候，比较没有啦！

张：嗯。

林：他们，因为他们……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嘛，这样咯。

张：没有，就好像我们这个 kampung 的一些领袖啊，……

林：嗯。

张：他们有没有到学校，除了……

林：我刚才跟你讲啊，他们有父母过世的时候啊，他们就有将这个……这个，我们叫作这个……这个丧……丧金啊，这个啊，不是……不是这个帛金，叫作丧金啦，就丧金给我们的学校，拿来学校给孩子读书咯，好像给三大机构咯。

张：嗯。

林：好像四个机构也有咯，给四个机构比较多啦，天后宫一个机构，董事部一个机构，还有家教协会机构，还有一个育才学校，育才校友会。

张：啊。

林：啊，这些机构咯，这样咯，四个……这四个机构，有的是好像他们比较能过得去啊，他们有钱啦，他们这四个机构啦，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钱的话，他们只是给家教协会啦，因为家教协会缺钱嘛。他买电脑啊，什么啊，都是他们家教协会的，要去买的。

张：嗯。

林：但是，这个电脑啊，这个不用买，就人家送。

张：啊。

林：但是，你买的这个，叫软片啦！

张：啊。

林：啊，就要自己买咯，这软片不便宜哦，软片也是很贵哦，对吗？

张：对，对。

林：所以大多数，有的是给四个机构咯，那如果没有的，他们就给那个天后宫和这个家教协会啦！

张：嗯。

林：这样咯。

张：然后，好像……啊，在我们这个社区，有没有什么社团，就除了这些，这四个机构啊，有没有其他什么社团啊？

林：啊。

张：是有帮助到学校的发展？

林：帮助，帮助我们学校来讲啦，就是天后宫咯，好像董事部来讲啦，它开销不够钱了，它每月都向我们天后宫支出五百块咯，就你公公在做董事长的时候，已经有了。

张：嗯。

林：你问你公公就知道了，每月都要五百块。

张：嗯。

林：这样咯。料，如果他们有做的，不够的时候，好像啊，学校啊，什么坏啦，做的不够钱啦，他们就写一封信，来向天后宫，要天后宫协助他们。

张：嗯。

林：这样咯。因为现在，我们双溪槟榔港口的天后宫就是我们育才学校的，华小的后……后盾。

张：嗯。

林：这样咯。

张：Uncle 对于这些社团啊，社区的学校发展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林：别区的啊？

张：啊，不是，就他们这些，啊，kampung 的这些领袖啊，或者居民啊，他们对学校的那些发展啊，他们的帮助，uncle 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补充的？

林：什么充？

张：啊，就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其他就可能漏掉，没有讲到，还是……

林：没有了。

张：OK，好，谢谢 uncle。

林：OK 了？

张：啊。

林：OK 了啊？

张：对。

林：这个你拿去，你就登报还是你拿去哪里？

张：哦，没有登报的。

林：会捉我吗？

张：不会，不会。

林：哈哈，这笑话啦！

张：嗯，哈哈！

ii. 林真银 —— (001: 002)

编码:	001
受访者姓名:	林真银 (简称林)
采访者姓名:	张舒仪 (简称张)
记录者姓名:	张舒仪
访问次数:	第二次访问 (笔录稿)
日期:	2013 年 9 月 10 日
时间:	下午 2 点 15 分至下午 2 点 46 分
地点:	林真银住家
访问语言:	华语 (部分词语为方言)

第二次见面，先向林先生请安，说明第二次拜访的目的。

张：你好，uncle，这次来，我是有一些……啊，就之前访问了过后，有一些问题，我想要再问 uncle，就比较详细。啊，好像之前您的公公从中国来，我想问有什么原因使到他们会从中国来到这边？

林：因为那时啊。

张：啊。

林：中国啊，是在……很乱的时候。

张：啊。

林：中国，以前也是很乱啊。

张：啊。

林：所以啊，他们也找不到生活嘛！

张：嗯。

林：所以，他们那边没有生活了，所以他们就几个人想过来南洋咯！过来南洋呢。我们这边是南洋啦！过来南洋了，他们就，做生意，做生意他们不会嘛！

张：嗯。

林：就走到，他们在那边也有捉过鱼啊。

张：嗯。

林：有做这个……这个海产的渔业啊。那时没有办法，就走到靠海的这边来，这一带来生活咯！

张：嗯。

林：这样咯。

张：然后，他们那时来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法？是，好像自己来啊？还是有什么……

林：没有，自己来，四个人自己来罢了。

张：那时候，马来西亚（独立前，应是马来亚）是，算是英国殖民时期啊？

林：那个时候啊。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是英……英治啦！啊，这个……英国，英国，还是英国管的时候，殖民地咯！

张：嗯，殖民地。

林：啊，英国管咯！

张：所以，他们不是通过，好像……好像之前有人讲的“卖猪仔”³这样的方法？

林：没有，没有，他们没有卖猪仔的，他们自己，有的一批，从前有的一批是卖猪仔。

张：啊。

林：但是，我的公公，他比较，头脑比较灵活嘛，所以他不要被他们卖猪仔咯！不要被，不要给他们带过来咯！他们就自己……想个方法，四个人自己就过来咯！

张：嗯。

林：这样咯。

³ 卖猪仔：契约华工的俗称。

张：他们是……然后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交通是怎样？

林：交通啊？

张：啊。

林：交通是很……很偏僻的啦！

张：嗯。

林：好像啊，没有车，没有车什么的，骑脚踏车咯！他们是走路啦！

张：走路啊？

林：他们在，我听我的爸爸讲啦！他们来到这个……北海。

张：嗯。

林：就上岸咯！

张：就搭船？

林：就搭船咯！搭船，搭这个从中国来到北海咯！这个码头，我们的码头，他们就上岸咯！上岸了，他们就一直走咯！一直走，走，好像有的靠近帮人家打工也有啦，在槟城打工。打工好像没什么前途啊。又再走咯！

张：嗯。

林：又再走，一直走，走，走，走到我们这边槟城，槟城的这个码头做苦力啊。劳工的扛啊，扛东西啊，什么啊。这样，赚有一点钱了，他们就很勤啊。很节俭就是啦（方言）。拿这个钱啊，收，一直收，收有一点钱了，他们又再走咯！

张：哦。

林：啊，这样走咯！走到槟城来，就一直走，走到 **Balik Pulau**（浮罗山背）咯！

张：嗯。

林：**Balik Pulau** 过后，可是就，那边就客家人，有客人（指客家人），客人啦！客人村，一点……一点客人啦！

张：嗯。

林：一点客人，他们（四位林氏先贤）又跟他们（客家人）的言语啊。不沟通，他们讲客语，他们，我的公公是潮语，所以不能够沟通。

张：啊。

林：不能够沟通，所以又再走，走，一直走到这个 Pantai Aceh（班台亚齐，另一个渔村）来咯！

张：嗯。

林：在 Pantai Aceh，跟他们的派系又不一样，他们是福建人咯！就不一样，他们就跟他们吵架，吵架后就再走，到这边来咯！

张：嗯，可以……啊，Uncle 可以讲一下他们是因为什么事情，就产生摩擦啊？

林：因为啊，那边是福建人比较多嘛！

张：啊。

林：他们的生活啊，他们不要给他们其他人来参下去（方言，表示不让他人参与，介入）咯！因为这……好像一碗饭来讲啦，他们已经是八个人吃了嘛，再加四个人来吃啊，就不一样，不一样了嘛！

张：嗯。

林：就这样咯，就没有办法，又再……好像他们是福建人嘛！料，他们是潮州人，他们讲的言语也是不大明了嘛！

张：啊，对。

林：他讲，他不明了；他讲，他不明了（指福建人说的，潮州人不懂，而潮州人说的，福建人也不懂），所以就发生一点摩擦咯！摩擦后，他们就走到这边（指双溪槟榔港口）过来咯，来发展这个港口咯！

张：然后，他们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讲一下这个村本来是怎样的一个面貌？

林：本来是，全部是一片这个……啊，人家讲是“atap”（亚答），atap 啊，atap 树啦！（笔者听成亚答屋。）

张：啊。

林：啊，这样咯。听我的爸爸讲，我妈妈讲啦！全部是，还会淹水，淹很高的咯！

张：嗯。

我到现在还在砍咯（林先生的家人在旁发言）。

林：啊。

张：就是……啊，亚答屋，然后都是树，就好像树林……

林：亚答树来，不是亚答屋，亚答树。

张：哦，亚答树。啊，然后之前的一次访谈中，uncle 有讲到说捕鱼的就买冰，然后那些钱是交给天后宫补助学校，然后好像没有捕鱼的就给一点补贴。

林：一点补贴，补贴金咯！

张：补贴是每个月给还是？

林：啊，以前在我……我在做主席的时候啦！

张：啊。

林：这个欧元城做主席，我做副主席，你的公公就在担任文书的时候啦！

张：嗯。

林：就很少的，每个月都是补贴，补贴一点。

张：每个月补贴一点。

林：料，好像有的是没有啦，有的是一个年，一个年给你全部咯！

张：嗯。有一些是一个，就年尾的时候才给？

林：啊，十二个月里面的，全部给你咯！料，有的是一个月，一个月交出来咯，比较，好像比较容易啦！

张：嗯。

林：到年尾直接交出来的时候啊，比较，一个数目很大啊！

张：嗯，是谁提出这一个建议？

林：这个意见啊？

张：啊，对。

林：这个意见是他们这个捉鱼的人提，因为我们每年啊，我们天后宫啊，都有一天的“赞助大会”咯，“赞助人大会”咯！

张：嗯。

林：“赞助人大会”啊，不论你是什么人都可以到那边讲话咯，拿出你的意见，好的我们拿来，不好的就推掉咯！所以，他们有的，我也忘记，不知道是谁了啦，有个捕鱼的人，他讲：‘因为我们捕鱼的人用这个冰块啊，料，他们没有捕鱼的人没有用冰块。料，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儿子也受益在我们冰块的利益啊！’

张：嗯。

林：所以，他们就提起，提起了过后，这个事情就交代天后宫负责，这样咯。你没有用冰块的，每个月给一点赞助金咯，补贴金啦！

张：嗯。

林：料，好像……啊，开，开这个……开这个咖啡店的啦，咖啡店的。

张：啊。

林：就不用咯，因为咖啡店有买冰来卖给人家吃嘛！

张：啊，对。

林：料，就有用到冰咯，用到冰就不用补贴咯，只是在做工的，做工的人要补贴罢了，没有，全部没有用到冰块的人就要补贴，这样罢了。

张：嗯。

林：应该从前也是不过十多，十多家罢了，没有，没有用冰块的，十多家罢了。只要你有捕鱼，不论是你是跟人家打工仔，就你帮人家做工啦，好像啊，你是老板，我跟你做工，我的孩子也不用，不用补贴了，因为我要去捉鱼嘛，因为你的，你的权力算在我这边，所以我就不用交这个补贴金咯！只是你没有用过冰

块的人，只要没有用到冰块啦，全年没有用的，没有捕鱼的，就要补贴一点咯，这样咯。

张：嗯。

林：要补贴多少，我就忘记，一点罢了，好像补贴一点给他们捉鱼的人啊，比较不用这样吵吵闹闹咯！

张：哦。

林：他们讲的也是有理由嘛，我们捕鱼，我们用冰块，我们的孩子得到利益，但是你没有买到冰块，也受到利益，不平等嘛！到时候，你就这样，就做一做补贴金咯！

张：就公平起见啦？

林：啊，公平起见咯，在大会里面提出来的。

张：是……刚才你讲是“赞助人大会”啊？

林：“赞助人大会”，对，每年都是“赞助人大会”，每一年“赞助人大会”一天，就是在年尾十二月。

张：嗯。

林：十二月，年尾，这个日子，就是看咯，由主席……由主席，由全村选这个日子咯。选这个日子呢，选在“死溲”（林先生以方言翻译，退潮之义）咯，好像没有捉鱼的时候啊，那天来开大会咯。

张：“死溲”就是？

林：“死溲”好像是没有出海了咯。

张：啊，啊。

林：流水啊，流水没有了，没有鱼啊。

张：啊。

林：没有出海啊，那天他们就用来做，开大会咯。

张：嗯。

林：开“赞助人大会”咯。

张：啊，这一个，就这一个以给补贴金的方法是大概在几时开始啊？

林：应该开始这个补贴金啊，应该开始，在我的记忆，一点啦，应该不错是在 25 年。

张：25 年？

林：25 年前。

张：25 年前啦？

林：啊。

张：然后……啊，因为上个星期……啊，之前的时候，林先生有给到我这些报章的资料啊。

林：啊。

张：然后我看到的是这一个，买冰箱的，啊，就是家里不可以有冰箱。

林：对，不能够的，那个时代不能够。

张：是谁提出来？为什么要……

林：这个不能，这个……这个不能够买这个冰箱，也是赞助人里面的人讲出来的。

张：哦。

林：他们提议，如果你，好像从前我们这边的收入也是很……很少嘛。

张：嗯。

林：不能够，可以让我们这个学校，给孩子，学校读书，你也读过嘛，不用，不用学费的嘛！

张：对。

林：也是不用这个，买书啊，也不用钱的。

张：啊，是。

林：啊，过后才，政府才补贴我们这个读书的啦，但是我们天后宫不是赞助，就这个读的书，你知道吗？华文书啊，什么书啊，像买这个作业簿啦，杂记费啦，图体费啦，我们天后宫赞助在这边。

张：嗯。

林：从前就有啦，从前政府他们有给，给我们学生读书，不用钱的啦！

张：啊。

林：那边，他们要补贴咯，这样咯。料，所以我们这个补贴金啊，越来越……不能够贴到我们这个，如果你买这个冰箱，冰箱来讲啦，冰橱啊，料，你的冰橱自己里面有，里面有冰了嘛，你就不用去，在外面买了。

张：对。

林：料，你这样啦，好像啊，你买鱼啊，你的虾啊，买一只鸡啦，还是鸭啦，你就放在里面，也是不用买冰块来，来用了，所以就，就不能够给人家买。

张：嗯。

林：料，这样，你买一只鸭回来，一只鸡回来还是你捉鱼回来，你需要用的就是买冰块来放这个鱼啊，我们的鸡啊，肉啊，什么咯，这样咯。

张：就连……

林：……啊，这个……

张：啊，uncle 先讲。

林：啊，这个啊，大家就多少这边用一点，那边用一点，这个冰块就比较销路大一点。

张：嗯，所以就连那种小型的冰箱也不可以？

林：没有，不可以。这个 ice-cream 的也不可以。

张：Ice-cream 的也不可以？

林：啊，ice-cream 的也不能，那个时期啦，你的 ice-cream，人家放 ice-cream，那个冰淇淋啊什么，也不能够。

张：那个时期是大概在什么年代？

林：应该大概那个时期啊，在 40 年，应该是 40 年，40 年了咯，40 年这样，30 多年 40 这样的时期，应该没错就在 6……好像是在 1960 多年的时候。

张：1960 多年？

林：啊。

张：然后是到几时，就最近是几时才可以允许说，哦，大家可以……

林：这个冰箱在过后啊，我们有准，我们用，从前这个冰箱也有寸码的，好像……

张：寸码？

林：寸码，好像这个啊，不能够太大的。

张：啊。

林：是家庭式的罢了，不能够有三个门的，小粒的，不能够大粒，那时我们天后宫理事会有给他们买这个冰箱的时候，有寸尺给他们买的。

张：嗯。

林：因为哦，那时我就还记得啦，因为他们是三尺，高是五尺罢了咯，那你高过这个号码，寸码啦，就不准了。

张：就不可以高过五寸？

林：五尺，五尺高。

张：哦。

林先生家人：你们读哪一间学校的？……

林：阿彪的女儿咯（方言）。

林先生家人：哦……阿彪的女儿（方言）。

随后，继续访谈。

张：然后……啊，就后来为什么他们就说，可以买冰箱呢？

林先生的家人在旁说话，因此以下有些对话听得不清楚。

林：因为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们的人口啊，又比较多了嘛，人口比较多了嘛，他们就有代表，这个代表。

张：有代表？

林：啊，有代表来向天后宫的理事会申请咯，开会咯，然后我们这个理事会啊，他们赞助人啊，全部再讨论咯。

张：啊。

林：讨论过后，就准他们，准他们买这个小粒的咯，这样咯。不能够大的，不能够，三个门的不能够买的，还有寸尺给他们买的。

张：嗯，然后之前 uncle 有提到就是那个标冰厂啊。

林：啊。

张：就好像标价说，开到那个，拿到那个卖冰的经营权，然后除了这一个，中元节的时候会让人标价，就想问一下，是标些什么东西？

林：标这个，好像下来在标的时候，这个标的时候，是我……做主席的时候咯。

张：嗯。

林：第一年咯，我们是在 1999 年，我们就……计划要建校咯，建这个新的学校咯，在 1999 年，我们就选理事咯，全部过来咯，那时你的公公也有过来帮助这个……建校啦。

张：嗯。

林：啊，料，过后就在 2002……2000 年，我们成立是 1999 年。

张：嗯。

林：料，过后在 2000 年，我们就做这个中元节咯。

张：啊。

林：就做这个宴会咯，这个宴会，就买了这个东西给人家标咯。

张：嗯。

林：这样咯。

张：标的东西是自己去买的？

林：啊？

张：标的东西是自己去外面买的？

林：没有，这个标的东西啊，是理事会负责咯。料，好像有人，热心人士要报效一……一样东西，我们接受咯，料，标到这个钱就是交给我们的孩……我们的学校，当作我们天后宫的资金咯，给小孩做教育基金咯，这样咯。

张：然后那些标到的钱交给天后宫……

林：天后宫处理。

张：啊，除了作为那个，好像学校的那些……

林：教育基金。

张：啊，教育基金，还有拿来，好像做其他什么用途吗？

林：这用途，好像有啊，好像学校啊，有的学校有时啊，好像啊，电流什么坏了啊，一定……一定有的嘛，啊，有的坏了，这个水龙头啊，水龙啊，水龙头啊，是坏了什么啊，就津贴，我们天后宫每月要津贴我们的育才学校五百块。

张：每一个月？

林：每个月，这五百块就是津贴在这个董事部。

张：嗯。

林：董事部保管，董事部料理这个学校的问题咯，学校里面就是他们料理咯，那如果他们再不够的时候，用到很多的钱啦，他们董事部的钱不够，他们写一封信，看谁做主席，假如我做主席他们就交这封信给我，说他们要做什么东西，我们

派人去看，OK，就这样，我们就开会通过，准他们，我们就从天后宫这边出钱咯，就交给他们董事部去料理，这样。

张：然后，好像每一年都会给学生那些奖励金……

林：奖励金啊，奖励金是校友会给的。

张：校友会？

林：校友会。校友会也有配合到我们天后宫啊，这个天后宫，现在这三个机构，校友会，家教协会，董事部，三个学校……三个团体主办咯。

张：啊。

林：这样咯，如果是校友会，他够钱，他钱够啦，这个奖励金什么，他够钱，能够分发给这个学子，学生咯，他就不用向我们天后宫，也不用向家教协会拿咯，如果不够，他才向……向我们这边来申请咯。但是，每年他们是够用啦！

张：好像校友会他们的那些钱又是怎样筹到？

林：这个校友会成立的时候啊，也是一种关系这样，他……他们有做这个宴会嘛。

张：宴会？

林：这个宴会咯，就做宴会，他们就好像啊，我请求你啊，你出一席啊，一个，一个席啦，百五块啦，百五块啊，但是我们卖一张单就是二十块，二十块一席里面就两百块咯，两百块，我们……我们做一百五，我们就能够赚到五十块咯。料，好像我请求你，出一席的啦，一席的两百块，给你们两个人出罢了，两个人来出，这个八个位啊，有八个位咯，就我们可以卖多一百六十块起来了，八张单，还有八张单，就是用这种方式……方式来做我们这个基金啦！

张：那个宴会是在什么时候举办的？

林：这个校友会啊？

张：啊。

林：校友会啊，从前的时候，一班的人主办的，这个是你的公公咯，你问你的公公在什么时期，他就知道。

张：哦。

林：啊，他们，你的公公应该是校友会第二班的人，第二班的人，第一班的人是林大午，他做主席，过后下来就是你的公公。

张：嗯。

林：你的公公过后就在，他们做了又再换人，换这个天送啊，武秋啊，他们咯，福明咯，林福明，现在担任校友会主席的就是林福明。

张：嗯。然后，他们好像举办宴会也是再中元节的时候举办吗？

林：那个时候，校友会没有在中元节，就在平时。

张：哦，平时。平时的话，是在人家的……

林：要讲啦，你……在我记得的时候，在你公公的时候，校友会没有这个宴会啦，好像啊，我请求你，诶，某某人啊，我们的校友会啊，要成立啊，你们要出多少？有的是三十块啊，有的五十块，有的一百块，比较有的就两百，三百这样咯，就收，收起来，有一个数目，这样咯。这个数目，我们放在银行，银行里面也有，有这个利息嘛！

张：对。

林：这个利息，多少有啦，所以筹备了一条钱，就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咯。银行里面，它的利息，我们就每年拿这个利息出来津贴这个学生的奖励金。

张：所以，可以讲是校友自己有捐一些钱……

林：捐一些钱出来，他们的家长全部有捐这个，捐出来。

张：然后，家教协会的，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方式……

林：家教协会，他们的活动啊！

张：啊。

林：他们的活动是，他们的来源有，可以向政府申请咯。

张：啊。

林：向政府申请咯，因为家教协会啊，他们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大机构嘛，他们有注册了的，他们学校啊，政府啊，承认这个家教协会咯，因为我们董事部啊，没有什么号召。

张：没有……

林：他们号召是这个家教协会。

张：嗯。

林：所以家教协会可以申请这个政府的拨款。料，好像我们这边啊，有的议员啊，国会议员，议员啊，他们选中了啊，他们就有多少拨款给我们学校。

张：哦，就区议员啦？

林：啊，这个议员咯，国会议员咯，多少有拨款给我们这个学校咯，这样咯。料，家教协会，家教协会也是一样，它的开资不够，也是要向天后宫申请咯，也是一样，和董事部一样。

张：嗯。然后关于那一个中元的话，就其实这三大机构都是跟天后宫配合？

林：好像，这个董事部啦，家教协会啦，还有校友会啦，每次呢，去申请就是董事长啊，这个村长啊，去跟他们申请咯，邀请他们下来咯，拨款给我们咯。

张：向村长？

林：村长。好像这边的村长啦！

张：这里的村长，就历年来都是向村长申请？

林：啊，村长，这个国会议员啊，村长去跟他们交流。

张：这样，啊，好像天后宫……所以天后宫，uncle 可以讲一下它是扮演大概怎样的一个角色啊？

林：天后宫的什么？

张：啊，就是它主要是，因为它是拨钱嘛，好像有什么，可以讲说它在我们这个村啊，是有什么比较重要的那些作用这样？

林：重要的，主要是天后宫的，主要就是给我们的，本村的人，学生啊，孩子读书咯，这一边咯。料，但是我们建这个学校的时候，啊，我们天后宫建学校的时候啦，重建学校啦，天后宫也有拨一笔钱，一笔钱，给天后宫，应该不错是一百……一百二十千啦，一百二十千（方言）咯，建这个篮球场什么咯。

张：是拨钱啊？

林：不，我们的天后宫的拨款。

张：啊，拨给学校？

林：啊。

张：然后 uncle 可不可以讲述一下，好像历年来那些董事长啊，就没有一些，对学校的那些贡献？

林：这个董事长啊，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董事长啊，全部也是，他们有他们的权力啦，他们合力去照顾这个学校啦，每个……每个董事长都有他们的贡献咯，也有他们的功劳在学校里面咯。好像你的公公也是担任这个董事长嘛，很多年，应该你的公公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哦，我有在里面做理事。料，每个董事长都是，因为我们人民选他起来的啊，带我们学校的董事长是最大的机构，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职位去做咯。做了董事长啊，一定要照顾学校了。但是，每个董事长都是很照顾我们的学校。

张：这样，大致上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我还有问题的话，我会再来问……

林：你可以通知我，不用紧。

张：OK，好，谢谢 uncle。

林：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要紧，有空再来。

张：啊。

林：自己人嘛！

张：啊。

林：OK 了啊？

张：啊。

附录（七）口述历史授权书

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创建发展与社区互动口述历史计划

授权协议书

本人 张福林 (IC No. : 450526075709) 谨此将访谈本人有关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创建发展与社区互动关系的录音、录影、图片及其内容授予乙方。这些资料将作为研究、指导用途、出版或其他相关目的之使用。

受访者 (甲方)
Interviewee (Party A)

采访者 (乙方)
Interviewer (Party B)

签名 : [Signature]
Signature
正楷 : 张福林
Name

日期 : 10/9/2013
Date

签名 : [Signature]
Signature
正楷 : 张舒文
Name
(拉曼大学中文系本科论文)

日期 : 10/9/2013
Date

附加条款:

附录（八） 居民资料——张福林

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居民基本资料卡

<p>编号：002</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姓名：张福林2. 性别：男3. 出生年月：1945年5月24日4. 出生地：槟岛乔治市5. 兄弟：-6. 姐妹：2个7. 职业：德士司机8. 结婚时间：1965年9. 教育程度：小学六年级10. 妻子职业：家庭主妇11. 子女：4男2女12. 小区地址：10 MK B, Kuala Sungai Pinang, 11010 Balik Pulau, Pulau Pinang.13. 经济来源：靠开德士的收入14. 宗教信仰：佛教 15. 其它： (1) _____ (2) _____	
--	---

访问者：张舒仪

记录日期：2013年9月10日

附录（九） 张福林笔录稿

i. 张福林 ——（编码：访问次数）/（002：001）

编码：	002
受访者姓名：	张福林（简称福）
采访者姓名：	张舒仪（简称张）
记录者姓名：	张舒仪
访问次数：	第一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3年9月10日
时间：	晚上8点55分至晚上9点50分
地点：	采访者住家
访问语言：	华语（部分词语为方言）

首先，向张先生简介访谈内容。

张：这次是要问张先生关于那个双溪槟榔港口的社区历史还有学校的一些历史，然后如果张先生同意我们的访谈内容让我当做论文的用途来用的，就请签这一份授权同意书。

福：可以可以，没问题。

张：这里写名字，IC。

福：OK，签名啊？

张：对……也是名字。

福：中楷？

张：啊。

福：华文啊？

张：嗯。

福：今天是10号啊？

张：今天是……

福：10号啊。

张：嗯。

福：OK。

张：谢谢，然后这个是我签。在还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会先问张先生关于您的家庭背景，首先就是出生年月。

福：出生年月？

张：嗯。

福：1945年5月24号。

张：出生地。

福：出生地啊，在Georgetown啦！

张：Georgetown。

福：啊，我出生在坡底的，佬叶园（方言）。

张：请问有几个兄弟？

福：我啊，啊，三个啦，两个姐姐。

张：三个，姐妹呢？

福：不，兄弟，兄弟没有，只有我一个，姐姐两个。

张：姐姐两个。

福：嗯嗯。

张：没有妹妹？

福：没有。

张：职业呢？

福：Taxi driver，哈哈。

张：那请问你的结婚时间是？

福：66年，日期就……诶，英文的，这个，农历的知道啦，十月初八。

张：就66年？

福：啊……1966年，65年。

张：1965，嗯，教育程度是？

福：小学。

张：小学……

福：六年级。

张：妻子的职业是什么？

福：啊，家庭主妇咯！

张：请问有几个子女？

福：子女六个。

张：子女六个，OK，啊，儿子？

福：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咯！六个咯！

张：请问小区的地址是？啊，就住家的地址。

福：这边，啊，那个地址？

张：对。

福：包括门牌啦？

张：啊。

福：门牌是12号，Mukim B，Kuala Sungai Pinang。

张：请问现在的经济来源？

福：就是靠开taxi咯！

张：然后，您的家庭信仰？

福：应该佛教还是道教？哈哈。

张：算……

福：算佛教啦！

张：佛教。

福：啊，佛教啦！

张：那首先呢，我就会先问关于社区的一些形成。它之前是怎样形成的？首先，就是社区的居民来源。

福：早前，应该呢，我们的祖先，祖先辈啦！

张：嗯。

福：应该是从中国迁移过来，来这边谋生的。当时应该说是来到这里的时候，这边应该是一个很……还没有开发的，应该是好像原始地这样啊。那么，经过父老前辈他们的耕耘之后，才有目前，形成目前我们的这个村庄。

张：嗯。

福：这些前辈都是从中国来的，多数是从广东潮州那一带。

张：广东潮州。

福：嗯，因为这边我们是以潮州人为主。

张：嗯。

福：比较多，那么有些少部分的客家人，福建也是少数啦！很少数啦！那多数都是潮州人。

张：请问你本身是什么籍贯？

福：我福建，同安，福建省，同安县。

张：那当时是怎样会来到双溪槟榔港口这个地方落脚？

福：我本身是吗？

张：对。

福：我是第，我算起来是第三代，我的应该是祖父从中国南来，那么我爸爸，我爸爸跟妈妈也在这边出生，我也是出生在本地啦，我是属于第三代啦！

张：嗯。

福：我出生地是在市区，乔治市那边，那么我 5 岁之后呢，随着我的家长，迁移过来这个村庄。

张：是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村庄呢？

福：当时家庭贫困啦，那么我姐姐，那时候我又没有哥哥，没有什么，父亲又，当时我 5 岁，父亲又过世，去世。去世过后就随着我的姐姐，那时我还小嘛，5 岁嘛！

张：嗯。

福：那就搬过来这边跟我姐姐住，那么就住，住到现在啊。哈哈。

张：就张先生可不可以大概描述一下社区的那个开拓过程，就当初前辈是怎样开发这个社区？

福：开发这个村庄是吗？

张：对。

福：当时他们过来应该，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有时偶尔听到一些他们老辈的，他们在闲谈的时候聊起的这些故事啦，不过也不敢说很正确啦！

张：啊。

福：因为只是一些听说而已啦！以我的年龄来讲，我今年 69 岁，那么，当以前他们怎样过来的可以说是我不懂，只能够听到前辈们，他们讲的一些点点滴滴而已。

张：嗯。

福：当时听，据说啦！据说老辈们的据说，他们是来到这里说开发这个村庄，他们多数呢是以捕鱼为生。

张：嗯。

福：那么在捕鱼的过程中，偶尔有一些行业好像说，一些补助的啦！因为这个捕鱼就好像靠天吃饭，遇到有的时候收获好的时候，就可以啦，OK 啦！如果万一有时候收货，渔产少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这样好的收入。那么有一些就靠一些家庭的，好像养猪啦，一些猪啦，养鱼啊，一些来补助啦，补助家庭的费用啊。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啦，所以我们这个区就分成，比方说，人家这边，方言讲“鸭寮顶”，就是说，他……那边养，养鸭的，那一段就是在我们这个村庄的上流。所谓上流就叫“鸭寮顶”咯，那一带就比较有很多人养鸭。

张：那除了“鸭寮顶”，社区还怎样划分呢？

福：划分社区是吗？

张：嗯。

福：因为我们这个是一条河为主流，那么河的两岸盖房子，那么我们这个村民是住在河的两岸，那么刚好中间有一座大桥，贯通我们整个村的，形成我们这个村的道路，所以就分成，因为那个桥是在中间嘛，那么左右应该分成东南西北这样啦，都有房子，啊，居民都住在这个左右。所以说，就分成，啊，怎样讲？那个河流的两岸，一左一右，还有上端跟下端啦，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以前讲是“鸭寮顶”，鸭寮，跟那个什么，“灰窑”啊，以前叫“灰窑”嘛！因为当时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有一个白灰，烧白灰的行业，啊，在我们村里面，那个是比较靠海边，所以说，当时那个名称就把它叫作“灰窑”咯！灰窑是那个烧白灰的窑，所以说叫“灰窑”咯！白话叫灰窑，那个灰窑。

张：灰窑，请问“窑”是怎么写？

福：“窑”是，应该，我也不大，这边可以写？

张：啊，可以写，可以。

张先生尝试写“窑”。

福：想不起来，有一个这样……我也记不起来，好像这样，不要紧啦，在找看啦！

张：啊。

福：大概是这样子啦！

张：嗯，然后在河的对岸，也是人家的住家？

福：住家，住家，住家，因为那个房子盖在河的旁边，方便那些渔民的船出入嘛！有时候出海，因为我们这边是河，不是海边，我们就是要靠那个潮流。涨潮的时候，我们的船才能够进来；退潮的时候，我们的渔船就不能够弯进来了嘛！所以说就，房子就建在这个河的旁边，就方便他们出入海，去捕鱼。

张：然后刚才讲的那个“灰窑”，它那个烧白灰是有什么用途呢？

福：那个烧白灰可以，好像我们房子，盖房子啊，盖洋灰房的时候，用这些灰去涂上那个墙壁。

张：啊。

福：就好像目前的那个漆这样啦，以前是用那个白灰这样啦，把它涂上白色的，涂上那个墙壁。那白灰还有一些作用，它能够杀菌，你知道吗？

张：杀菌？

福：还有一个杀菌的作用，那么现在已经很少了啦！一方面是那个产量又没有了，那个什么，那个壳，它的壳啦，壳。

张：壳啊？

福：那个叫什么，啊……人家叫什么，他们叫 siput 啦，siput 啦！

张：贝壳啊？

福：啊，贝壳，那个 siput 的壳现在少嘛！

张：嗯，所以是用贝壳来烧的？

福：烧的，对（x8），把它烧成灰咯！那么，我们港口还有一个行业，因为捕鱼嘛，有捕鱼跟捕虾嘛，有时候虾的产量多的时候啊，那么就把它晒成虾米，那个虾去煮，当制作虾米过程中的时候，需要先去煮，你去煮的时候，就那个虾水啊，我们把它制成虾膏，在市面上做的那些虾膏。所以说，当时我们这边就有两三家，有三家制造这些虾膏的，小型的工厂啦，的厂家啦！

张：嗯，这个是在……好像虾膏啊，虾米这些行业是比较后期的吗？还是他们一开始就有经营？

福：啊……一开始都是养鱼、养鸭、养猪有啦，啊，养鸭、养猪有啦！那么虾膏应征在中后期啦！

张：中后期？他们养猪、养鸭的话，好像他们有进行怎样的买卖啊？还是……

福：比方说，养鸭的时候，可以收成，收一些鸭蛋啊，一些鸭蛋那个经济来源，那么养猪，等到猪肥大的时候，可以卖出去啊。哈哈。

张：然后，这个是前期，就是以河为中心？那到后来呢？是怎样又分成，好像现在比较多区？好像现在又有一个渔村，马来的渔村，然后学校的那一带又有新的屋子。

福：对，对，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人口少，地方又没有开发，这个我们的发展应该是在 80 年代的时候才开始，70 年代已经……啊。70 年代啦！70 年代过后，应该过后就进入 80 年代，就增加一个，啊……这个 Kampung Nelayan，就是马来人很多，很多就搬过来，一些比较贫困的来这边从事渔业，来这边 Kampung Nelayan 捕鱼，那么政府就把这个 Kampung Nelayan 盖了差不多两百多间的房子，就形成了比我们目前这个村，我们双溪槟榔的村的房子还多。我们的村，啊……我们华人的这些房子应该是百多间。

张：那请问双溪槟榔港口是在……

福：那么还有，还有，啊……80年代过后，有一个新的 taman 在学校的附近，那个 taman 应该是在 90 年代了啦，90 年代，对，90 年代过后才发展，发展到 2000 年才形成。

张：嗯，然后刚刚我是想问双溪槟榔港口这个名字，是一开始就是这个名字吗？还是……

福：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知道了就是，我能够知道的就是双溪槟榔港口。

张：啊。

福：啊哈，因为没有第二个名字嘛，没有啊，只听到，应该一路走来都是沿用这个，这个名字啦，双溪槟榔。

张：那接下来就想要问张先生关于那个学校的一些发展跟它的创办过程。啊，就大概您还记得几时开始有参与学校的这些活动吗？就成为，可能担任董事长啊，还是成为里面的什么理事这样？

福：学校的方面，是要从以前刚刚创校开始，如果创校那一段过程，我就不清楚。

张：嗯。

福：那时候是老一辈的他们，听老一辈讲呢，这个学校以前不是目前的这个，这个建筑物，是在我们老村庄的这个亚答屋里面。那个时候是，应该不是叫作学校，叫……叫什么兰亭是吗？好像……

张：兰香。

福：兰香，啊，对，对，那个时候，那时候的规模很小，学生人数也是很少。那么当时，因为那个时候交通没有那么发达，有一些老师，听说啦，我自己小的时候还……还记得啦，老师还寄宿在我们村里的村民家，有些，有些老师。那么，那个时候应该是学生很少啦！到了应该在 60……60 年代，不，50 年代，50 年代过后，那时候只是四年级而已，开办四年级，五、六年级就必须去浮罗，去浮罗就读了。我们这边只能办到四年级，应该在 50 年代，近 60 年这样啦，到了 60 年代过后，才有六年级。

张：60 年代？

福：啊，50 年代那时候，还是四年级罢了，只是四年级罢了。

张：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当初这些先辈，他们创办学校的那个动机。

福：哦……这个他们的动机就是为教育，就是希望儿女，啊……望子成龙啦！望女成凤啦！

张：嗯，然后……啊，就在二战时期的时候……

福：二战时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二战时期我刚刚出生啊，哈哈。还没有出生啊。

张：啊，对，还没有。那有没有听说学校的情况是怎？

福：啊，那个是有听说罢了，听说曾经，啊……日本，日本南侵的时候，停办过一段时间，这个听老辈人讲的啦！

张：啊。

福：那么，停办多久，我就不清楚啦，到几年，年份，复校的时候，我就不清楚啦！

张：然后，在二战之后，他们要复办的时候是，还是在同样的那间小学？就不是那间小学，应该是讲那间学堂。

福：那间学堂，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的是以前那个亚答屋的。

张：嗯。

福：那个亚答屋的，我有读过，我读到三年级，那四年级搬来新的学校。

张：那请问在日战之后，复……啊，对，刚才讲到复办啊。

福：啊，复办学校。

张：还是在那间亚答屋吗？

福：这个我就不清楚，应该是啦，因为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嘛，只是听讲罢了，所以我不敢确定，不敢确定啦！

张：那请问是在什么时候，旧学校搬来现在的这个校址？

福：目前，我们的校堂，这个学校啦，如果算起来是第三代。

张：第三代？

福：第三代嘛！第一代，亚答屋。第二代，是我读的学校，读一年级，啊，读一年罢了，四年级的时候读一年，那已经重建了，受到白蚁的……蛀到整个那个学校的建筑物啊。现在，我们目前的学校应该是第三代了。它的年份啊，年份我

就不清楚，你可以去查那个石碑嘛，那个石碑，旧学校应该是在 6……56 年是吗？看那个石碑。

由于雨声渐大，暂停录影和录音，换了地点，继续访谈。

张：我是想请问学校为什么会搬来，就那间，现在的这个地址这里？

福：因为这个学校以前，老学校，亚答屋的，那么，过后第二代的也就是老学校，那个学校呢，是由……那个校地是由一个我们槟城市区的那个慈善家，林连登老先生，他献地，献地给我们盖，盖学校的，那个育才小学。那时候在 50 年代啦，那时候我们就把它搬过来，盖一个新的育才学校在那边，50 年代的时候。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岁月的摧残，那么到了应该是 200……啊，差不多将近 2000 年的时候，那么又再重建一个新的，目前的，比较堂皇的育才小学。

张：好像学校的这些设备啊，是怎样筹备出来的？怎样筹建，例如礼堂啊，课室这些？

福：我们这个学校是由中，本地村民，本地村民筹款以及得到槟州中元联合会的义助啦，在于每一年的那个庆赞中元，盂兰胜节的时候，那么各街区的筹款帮助之下盖成的，包括我们的，堂皇的礼堂。还有一些就是社会的热心人士的出钱。

张：那请问张先生有没有当过好像，担任过学校的董事长，类似这样的职位？

福：在 80 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在学校担任过董事长，80 年代中到 90 年代初。

张：那请问那时候好像在，就张先生在担任董事长的那个期间，就没有好像对学校的一些贡献啊，可不可以讲述一下？

福：其实我本身是对学校没有什么贡献啦！我只是说尽一份村民的义务，那么跟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学校办好起来而已。那么，我们的学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比较感到光荣之处呢，就是我们村民都很热心，爱护我们的学校。那么，我们这间学校很幸运地得到村民的一个福利的机构，就是我们天后宫，天后宫的赞助。它不但是关心学校的福利，同时对学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啦！

张：嗯。

福：甚至包括学生的作业簿、图体费，这些杂费啦，都是由这个天后宫每年来赞助的，所以说，这间学校的学生呢，是比其他，我们马来西亚其他学生呢，比较幸运。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呢，赞助育才学校的天后宫 1990 年的时候，受到我们林连玉基金，不是林连玉基金，啊……董联合会啦，董联合会。

张：啊，董联合会。

福：啊，1990 年的时候，颁发“林连玉精神奖”给我们育才学校，不是育才学校，天后宫，是第三届啦！

张：然后就是，我想问林连玉，啊……就可以再讲述那个“林连玉精神奖”吗？就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到天后宫的，这样子帮助学校，然后颁发这个奖项给天后宫？

福：因为当时呢，有一个记者啊，是曾日明啦！

张：啊。

福：他有来我们学校做访问，曾经访问过小弟，那么小弟就曾经讲述我们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记者就整理过后呢，把整篇报道以新闻的方式报导出来。那么，这篇新闻呢，受到当时我们槟州董联会的其中一个董事的赏识，他的名字是叫……我都忘了，啊，杨什么永，一个校长。呃……上了年纪，真的想不起来，杨万永。啊。杨万永校长。当时，他是董联会的一个董事，成员之一啦，他推荐给我们吉隆坡董联会，“林连玉精神奖”的，所以当时我们才有荣幸地得到这个“林连玉精神奖”，这个就是经过他的推荐咯！

张：那天后宫这个庙宇是大概在几时的时候建成的？它的由来又是……

福：这个由来，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这个天后宫是奉拜这个天后圣母的，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不会讲它的故事的来源，那个阿银伯（福建话，指林真银先生）他们就比较懂。

张：嗯。

福：因为他们的祖先，他们就比较清楚啊。

张：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天后宫就开始赞助育才学校学生的费用？

福：费用，根据我知道的，应该是在 50 年代的时候，就应该有了。在那个 4、50 年代，应该是 50 年代会有。

张：请问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赞助学校？

福：他们是通过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捕鱼为生，那么渔民捕了鱼虾，回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冰块，冰来冷冻鱼虾。那么，我们这边就组织一个公司这样，好像说，一个售冰厂这样，那么就由天后宫他们本身来管理这个冰厂。那么，所得到的的这些利润呢，就必须拨出那一笔款项，给学校当作费用。老前辈以前，他们就规定下来，那么下来，我们就延续着这个方法，一直用到现在。当这些冰厂所得到的利润拨出一部分来充作学校的经费。

张：那冰厂是由谁来经营呢？

福：就是每年啊，我们要成标啊，公开成标这样。谁，本村的村民，谁都有资格，谁都有这个权力，来成标。也是当作一门生意嘛，是吗？

张：嗯，然后我想请问是好像在您担任董事长的那个时期，学校的情况大概是怎样的？例如学生人数啊，这些……

福：我担任的时候，那时候学生人数还可以啦！因为当时，那时候还有一百位左右，有时候甚至一百出一点啦！因为当时那时候人口还没有这么多，外流啊。那么现在很多都向外，啊，向外发展。一些年轻人啊，都把孩子带出去，所以说形成我们村民，那个学生啊，就越来越减少。那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保持在一百，一百出这样啦，一百啊。

张：那当时学校的设备呢？

福：学校的设备，因为我们是国民学校嘛，有些东西软硬，这些东西都是向申请，向政府申请咯！那么不足够的之处呢，天后宫赞助我们……好像一些软体、硬体设备啊，有些能够申请的我们就申请咯！

张：然后我想问除了好像他们，居民就标冰厂，还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好像，他们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筹得这些钱，然后把……

福：这个是最近，最近几年，是近代啦，最近几年啦，有通过一个，那个中元，庆赞中元的时候，每年的宴会啊，有成标这些……那些福物啊。那些拜拜的，那些福物啊，成标，那些所得到的银款，也有充作我们这个天后宫的经费啦！因为这些经费都是由天后宫那些来嘛！

张：嗯。

福：啊，所以说这个赞助，这个中元理事会所得到的这个福物的，他们叫什么，啊……标的啊（福），成标的那个啊。那个福物的钱啊。

张：标价？

福：啊，标价，标的钱，标银。标银。啊，那种标银啊。

张：中元理事会也是由村里的……

福：村民，村民组织。

张：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就好像社区的那些经济活动跟对学校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帮助或是互动？

福：社区……我们社区最……我们就是天后宫的这个组织，一路走来就是帮助学校，凡是学校，有求必应啦，要什么就有什么啦！所以说学校我们这些要比较幸运咯，真的不愁钱啊。

张：直到现在还是……

福：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做。

张：然后好像居民从事的那些事业啊，他们从事的那些经济活动啊，有没有对学校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呢？

福：好像盖学校的时候，我们这边出钱出力就很多啊。学校重建的时候，出钱出力就很多啊，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啊。虽然我们的村是小啊，我们的学校是堂皇啊，这个是村民的贡献咯！

张：那地方上领袖的话，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好像做了什么是帮助到学校的发展？

福：有啊。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组织，最重要就是天后宫理事会，下来我们有育才校友会。那么学校的方面那个是家教协会啦、董事部啦，还有一个睦（张先生把“睦”说成“lu”音）邻计划啦、乡村发展委员会啊、JKKK啊 JKKK 乡村发展委员会啊。那么这些组织呢，对学校真的是有求必应。学校需要什么，他们都尽他们的能力，都给学校。

张：刚刚讲到一个乐龄计划。

福：睦邻计划，不是乐龄计划，睦邻，睦邻。

张：睦邻计划。

福：睦邻计划，啊。

张：请问这是一个怎样的计划？

福：睦邻计划就是我们村里面的组织嘛！

张：啊。

福：就是好像说各民族里面有参加的，互相睦邻的，好像互相帮助的，这个政府的一个组织来。

张：哦，然后还有一个是刚刚提到乡村发展委员会，请问这个组织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有这个组织？

福：乡村发展委员会开始的时候啊？开始应该是在……有这个组织应该 80 年的时候，80 年代，那个是全马性的。

张：嗯。

福：全国性的，全国性的。有这个组织应该是 80 年代就有了，就开始有了，这个由政府发动的嘛！

张：也是由村民……

福：因为是村民跟官方他们互动的嘛！

张：然后刚才我讲到的那个经济活动啊，就好像村民他们捕鱼的话，他们就会买冰。

福：对。

张：然后如果好像其他那些没有捕鱼的话呢？他们怎样帮助到学校？

福：以前啊，是有捐钱给学校。

张：啊。

福：那些不是从事捕鱼的，以前啦，以前是有好像，好像有规定一年要给多少钱这样，那么现在是没有了啦！

张：嗯，捐钱的话是每一年还是？

福：规定每一年都规定，要捐钱。

张：每一年。

福：其实这个制度应该是改革啦，因为年份不一样了啦！只是说，哎呀，哈哈。有好有坏你知道吗？这个制度，天后宫每一年的资助，依赖性太强。当时我当董事长的時候啊，我也有一个，也有意见，想说把它改啊，但是现在去，不懂啦亲，哈哈。

张：是说学校对天后宫的依赖性太强？

福：依赖太强，太强。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以前，天后宫来帮助那个年代的时候太穷，太穷困。那个有时候捕鱼，捕鱼没有的时候，那么就没有办法送孩子去学校读书。所以说老前辈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来鼓励，奖励这些，鼓励这些家长，说不要紧，如果没有钱的华侨，贫困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你们。那么现在年份不一样了嘛，有些东西变成太依赖。不过这些不要谈啦，意见很多，地方上的意见啦！这是我个人的，所以说当时我当董事长的時候，向每个学生收三十块，，这是我，哈哈。我的一个，跟达洋校长两个人研究出来的嘛，说不要依赖太强，家长可以分担一些，比方说，有些家长他们生活条件都不错嘛！

张：对。

福：可以，可以开大房车，那么又要依赖，这些，这些钱我们可以用其他地方上嘛，是吗？所以，我跟校长两个人研究过后，因为我们当时的的时候，我们研究一个表出来，一个学生我们一年里要津贴多少，我们列一个表给家长知道，因为我们算的时候，由我们天后宫，一个学生我们一年要津贴他差不多一百多块，那儿这样子的话，如果说，因为渔产越来越少了嘛，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将来的话，如果万一，这个冰厂的利润呐，现在利润越来越少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想其他的办法了，不能够一直再依赖，依赖，现在是靠一些，那个什么，孟兰胜会的那个标金来补助，你知道吗？如果单单靠这个这个标的，那个钱已经不够了，不够花了，所以说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时候，我当董事长的时候，我有考虑到这一方面，所以我就研究，研究出来了啊，就给家长知道，一个学生现在用百多块，我们天后宫要津贴他，要不然这样，我们现在都生活不错，拿得出，是吗？我们就征收你三十块好啦，我们第一部的计划是三十块，到现在咯，都是三十块，他们下来都没有跟进。以我的计划，是逐步地这样，三十，三十，六十，六十的话就一半了嘛，对不对啊？不用，天后宫不用承担到这样重嘛，那么现在，不够钱用了嘛！

张：好，那现在我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再……

福：OK，可以，可以。

ii. 张福林 —— (002: 002)

编码:	002
受访者姓名:	张福林 (简称福)
采访者姓名:	张舒仪 (简称张)
记录者姓名:	张舒仪
访问次数:	第二次访问 (笔录稿)
日期:	2013 年 10 月 12 日
时间:	晚上 9 点 00 分至晚上 9 点 31 分
地点:	采访者住家
访问语言:	华语 (部分词语为方言)

第二次见面，先向张先生请安，说明这次访谈的原因。

张：张先生，您好。

福：你好。

张：这一次，我是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就想说再问您一次，就比较详细的。之前，您说过 5 岁的时候才来到这个乡村。

福：对啊。

张：啊，然后我想的就是，当您来到这个乡村的时候，乡村的样貌，可不可以请您详……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

福：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说，都是，都是很落后。

张：啊。

福：啊……当我懂事的时候，因为我 5 岁来到这边的时候还不懂事嘛，哈哈。那时候年纪还是很小，那么当我差不多要懂事的时候，我看到的整条村就是亚答屋，我们到处是亚答屋，那么道路就是沙的啦，沙子路啦，不像现在的柏油路这样啦，都没有洋灰路，这些都还没有。那么，户口也没这么多啦，只是亚答屋，很简陋的一些亚答屋，其中只有三几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那个就有盖那个锌板（张先生直接以方言的读音翻译），铁板的那种锌板，锌板啦，那种砂砾的。

张：嗯。

福：还有那个，那个木板啊，那个算是很，村里那个豪华的屋子了啦！不过，没有几家，没有几家，那么多数都是亚答屋。那么，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整个村里面，应该……我知道只有我们的村长有一辆车，还有呢，这边有一个商家，商家啦，也有一辆，应该是私家车只有两辆啦！那么罗里（lorry），运输的那个罗里啊，也只有一个罢了。

张：嗯。

福：那个罗里就是运输我们这个渔产到市区去的，那个时候只是一辆罢了，所以说，那时候什么东西都要靠这个经营罗里的啊，他……他因为每天他有下坡（以方言直接翻译，意指去别的市区、城市）嘛，他就帮我们村里面去转运，运一下，啊……渔产运下去。那么，然后去买一些货品上来，都是要靠，靠这辆罗里啦！

张：那那时候，如果村民想要到另一个村或者另一个乡镇的话，会不会就……会通过什么方法呢？

福：那个时候，如果在邻近的村的话，有公共巴士。

张：公共巴士？

福：啊，有坐公共的巴士，不过那个时候，公共巴士很久才有一趟啦！

张：啊。

福：那么也是很少出门啦！偶尔有时候是踏，踏脚车咯，好像说去市区，Balik Pulau 这些的时候，有时候就踏脚车咯！那么晚上就没有，没有公共的巴士了咯，就是脚踏车咯！

张：脚踏车。

福：啊，那个骑脚车咯，骑脚踏车咯！

张：就当时差不多是介于什么时期？

福：因为那个时候，我……我知道的是 60 年代，还是这样咯，50 年代、60 年代，就是这种情况咯！那么当 60 几年的时候，就开……样貌就改变很多了。60 多年的时候，就逐步地改变了咯，那时候有小型的那个 Honda Motor。

张：将近 70 年代的时候？

福：60 年代左右啦，60 几年的时候。

张：嗯。

福：啊，60年代，那时候就有一些小型的 Honda Motor，有引进我们的村里面。不过，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有一辆，一辆的 motor，你算了不起咯！哈哈。村里的眼光都是……哈哈。羡慕啊。

张：啊。

福：那么汽车也增加，增加多几辆啦，那时候，那么，4、50年代到应该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村里面啊，那时因为交通工具少啊，担任我们本村的村长，他有一辆车，那么那辆车啊，就是专门半夜的时候，三更半夜，帮我们村民做什么，你知道吗？

张：不知道，哈。

福：载妇女去县医院生产啊。哈哈。

张：哦。

福：要生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啊。

张：啊。

福：就半夜也去找村长，用他的私家车载去……哈。

张：载去医院。

福：啊，生孩子咯！

张：啊，那我想问就是，当时居民的生活，就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

福：当时很简朴啦，多数是靠鱼……啊，多数是靠捕鱼啦，以捕鱼为生啦！

张：嗯。

福：那时候，我们村里面，水供也没有，电……电流也没有，到了晚上就是煤油灯，那么比较，家庭比较差不多的，才有那个叫作“大光灯”啊。

张：啊。

福：那种……那种叫什么？煤气，煤气灯，煤油的啦，煤油啦，不是煤气，煤油啊。那么，如果家庭比较差的，经济不好的，就是油灯咯，点油灯咯！晚上是很暗的，没有路灯，什么都没有。那么……那么要食水就是靠，那时候都还没有这个水供的供应，只是靠在河里面，拿那个河水来家用，食水就是半夜的时候，半夜因为比较静嘛，那个河就静了啊。

张：啊。

福：拿那个水给它沉，怎样？沉底啊。拿上面的那部分水来当作食用水咯！水电供应应该在 60 几年才开始有。

张：水电供应？

福：嗯，60 多年的时候。

张：那，那时候村就已经有学校了嘛，村里有没有好像什么特别的节目啊？好像什么活动啊？然后就以那些资金来帮助学校？

福：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已经盖成，在 50 多年的时候有了啊。那么，那时候的节目，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余兴的节目啦！所以说，等到神诞的时候，有做潮州戏。

张：啊。

福：当演潮州戏的时候，全村都出动啊，来观看这个潮州戏啦！那么，曾经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以为我们没有其他节目可以娱乐嘛！

张：对。

福：那么演戏就是唯一我们能够开心的，所以每家每户都争着要去看这个潮州戏。那么甚至呢，为了排那个长桌，长椅子啊，为了要站在前面啊，那么偶尔会发生摩擦、冲突，争着去抢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打架的情况啊。

张：啊。

福：因为当时都没有其他的娱乐好……好啊，不像现在有电视机啦，有什么啦，这些节目啦！那么一年里面只有一次、两次这个，演这个潮州戏，是很热闹了，那么争先恐后，大家都想来看戏。那个时候，整个广场都是满满的人。那么，因为我们村是潮州村嘛，潮州籍比较多嘛，那么潮州戏又是他们比较……比较啊，适合，懂得听，懂得看的戏，所以就争着要在前面咯！那么，那时候就排那个长长的椅子啊，长长的椅子，坐着看嘛，不用站整晚嘛！因为一开始你去看的时候，就开始看，看到它……

张：结束。

福：结束，所以说几个小时啊，就坐在那椅子上咯！偶尔为了要争在前面的时候，有时候会……哈哈。会吵架咯！

张：对。

福：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隔壁村，比方说 Sungai Pinang 啦，Pantai Aceh 啦，在演戏的时候啊，演这个潮州戏的时候，我们的村民要走路过去看啊。

张：嗯。

福：啊，那时候晚上都没有交，没有这个公共的巴士的嘛，这些都没有啊，走路，甚至去 Pantai Aceh 的时候走，走那个芭。

张：芭林？

福：啊，那么带那个火把，哈哈。带那个……椰叶啊，烧的那个火把这样啊，照着那个山路这样，那个芭的路这样，走到 Pantai Aceh 那边去看戏，哈哈。不可思议啊。

张：对，所以当时就，因为家都是亚答屋嘛……

福：对。

张：而且只有几间，那剩余的那些地都是芭树啊？

福：啊……这个村已经，我们这个村已经形成了嘛！

张：啊，对。

福：那么村之外，就是亚答啊。

张：哦。

福：还有这个就是红树林。

张：红树林？

福：啊，靠近海的那边就是红树林。啊……那么河的两岸就是红树林啦，我们河的两岸，红树林啦！那么我们这个村里面，村的背后就是亚答啊，亚答。

张：啊，村的背后哦？

福：啊，对啦，我们村的背后啊，就是亚答芭。

张：那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就砍掉这些芭林啊？然后就建更多的屋子？

福：那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应该到了 7、80 年代的，逐步有增加，我们村有增加房子。

张：嗯。

福：啊，那么有一些，好像说这些亚答芭啦，还有这个河的两岸啦，也开始把它填地起来，又盖房子，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新的一个，那个……那个叫什么，Kampung Nelayan，就是沼泽地这些填泥上来的。

张：啊，对。

福：以前是沼泽地带，随着那个发展，地方上的发展。

张：那接下来，我是想问张先生，就可不可以再详细地描述当初您就读那间育才小学的时候，它的，学校样貌？还有它的一些情况啊，例如学生啊，教师等等这一些。

福：我……是本地的育才学校，我是经历了最初是旧的亚答屋的。

张：嗯。

福：那时候，我是在那边读三年。

张：三年？

福：三年。那么 1957 年的时候，57 年是新的啦，重建新的时候，我读一年。

张：您就读亚答屋的那一间，就已经是名为“育才学校”吗？

福：育才，那时候，对，育才。不过，我没有，我记得那时候招牌还没有上，那个亚答屋的没有上那个招牌，我记得是没有啊，好像都不懂有这个招牌啊。新的学校就看到那个育才。不过现在，我懂事了的时侯，当我当董事长的时侯，我把那个育才的“材”，我把它改掉，因为当时那个“材”呢，是木材啊。我们的招牌“育”，那么下来这个“木”了，才有那个“才”。那么，我就认为不，这个不妥当嘛！我们是教育机构嘛！教育机构培养人才，哪里会有，会有培育出来的是木材啊？所以，对我们是不利嘛！名不符实啊。那么那时候，那么我们几个董事就讨论，开会讨论过后，那么觉得这个是不对，啊。把它改过来，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才”，育才，育才学校，这样，这样子改过来的啦！

张：那么您就读的时候，学校的设备啊这些是怎样？

福：那个时候，设备……因为我小的时候，在三年，读三年那个亚答屋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设备很差，那个桌子什么啊。有些还是向……比方说，向人家借过来的，人家送过来啊。我记得是，好像其他学校，他们大……比较大型的学校，有些他们没有用那个桌子什么，他们把它啊。要……要换新的了啊。那这些还有能够用的啦，那个旧的桌子啊。我们曾经这样子，跟他拿过来用咯！我还，依稀还记得有这种情况。啊。为了省嘛，省那个学校的开销啊。

张：啊。

福：那么，那个时候呢，当来到新的学校的时候，那情况就有所改变了。

张：嗯。

福：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受，接受政府津贴嘛，是吗？

张：嗯。

福：那么可以申请一些硬体的设备啦，这些东西啦，算起来还可以啦，只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董事部的权力很大。

张：怎么说呢？

福：因为，那时候，我虽然是小，当我十多岁知道的时候啦，我们……应征校长还是我们董事部的权力。啊。罗永来，我记得罗永来来当我们学校校长的时候，是通过我们学校登报，我们的学校登报，要聘请校长，啊。那么看到了的时候，有几个，几个老师啦，教师，有过来应征。那时候就跟董事部，董事部有个权力来应征他，要不要聘请他。啊。那么最后，就是那个时候，就选择罗永来当我们的校长。啊。那……那个时候就是由董事部啊。由学校的董事部啊。

张：您还记得当您求学的时期，就一班大概有多少学生？然后班上的状况啊？

福：我求学的时候，学生不多，那时候我的年级，全校的，我就不记得啦，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嘛！

张：啊。

福：那么我只记得我班上的应该 10 多位学生，10 多位学生这样而已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小学只办到四年级，那五、六年级，我们就要跑去 Balik Pulau 那边去升学了。那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到四年级开始读马来文，a “a”，ba “ba”，因为三年级都没有啊，哈哈。我读的时候，到四年级才只读……读国语咯！

张：四年级才开始？

福：四年级才开始。

张：那低年级的时候读些什么科目？

福：华文、历史、公民啊，那时候不错啊，都是以华文啦！啊，好像历史都是华文啊，地理、数学这些都是华文为主，所以说当时的华文程度会比较好。

张：嗯，对。

福：啊，那么英文一本，马来文到四年级开始才有，我读的时候啦，所以说当时，以前那个学生啊，他们华文程度好就是这样咯。历史、地理啦，这些东西都是华文啊，公民啊，那时候还有公民啊。

张：就类似现在的公民教育啊？

福：啊，啊，啊，都是啦！

张：啊，然后之前有提到说，天后宫会资助学校的开销……

福：对，对，对。

张：我想问就是，天后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资助，然后关于它的发起人啊，为什么会决定由天后宫来资助呢？

福：这个呢，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懂事的时候，都有这个……这个制度了啦！

张：啊。

福：那么就是，据老前辈他们讲啦，就是以前，有些渔民啊，渔民生活条件就比较差嘛！

张：迁民会比较恰当。（当时，笔者把“渔民”听成“移民”）

福：什么迁民？

张：迁居的“迁”，迁民，不是啊？

福：捕鱼的。

张：哦，渔民，OK，OK。

福：渔民，不是啊？都是从事捕鱼业的嘛，这些都是渔民嘛！

张：啊。

福：那么靠天，靠天吃饭嘛！

张：啊。

福：有时候渔产没有的时候，生活就比较苦嘛，那么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啊，那么那个时候教育观念又比较差嘛！

张：对。

福：很多家长都不懂学校的教育，不懂对孩子们教育的注重，他们只想说孩子帮家庭，快快出来做工，帮……帮补家庭。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家长就带孩子们出海干活了，因为但是他们都不注重教育，很多都不注重教育，只是想要增加经济的收入。啊，幸亏有一些有识之士啦，好像说一些老前辈啦，他觉得这样非常可惜嘛，要鼓励一些渔，捕鱼的渔民啊。

张：啊，渔民。

福：他将孩子送去学校，所以他们就想起这个计划，由我们出一笔钱这样啦，来赞助这些家长。

张：嗯。

福：让他们送这个孩子去学校读书，不用负担什么，所以说当时这个很好啊，去鼓励我们这个，本村的村民啊，将孩子送去学校读书，那么就由我们渔民，这些捕回来的这个鱼货啊，送……送外，啊不。经验这个冰厂的嘛，那个专利权啊，盈利啦，那么来赞助学校的这个经费，让学校，让我们本村的村民呢，减轻他们的负担。因为你有资助了，你一切费用，你都不用付了嘛！开始的时候是要……学生要付那个学费嘛！

张：对。

福：那么……那么由天后宫这个组织啊，出钱了，学费不用付。那么下来，一些杂费、图体费这些，都有阿公来出钱，付起来，所以家长不用，就不用承担这些咯！

张：嗯，之前经营冰厂的执照，张先生还记得是……

福：执照本来是私人的。

张：执照本来是私人的？

福：啊，本来是私人的，那么因为那个私人啊，他有这个公德心啊，爱护本村民嘛！他就……虽然执照之前是在于他，那么盈利应该他所得，不过他献出来，将他的这种盈利啊，献给我们的学校咯！

张：啊，我就有看到一些有关双溪槟榔港口的报道，然后当中呢，就有提到说在之前，就可能 6、70 年代的时候，居民是不可以拥有冰箱，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的出现呢？

福：因为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社会还没有这样发达嘛！

张：嗯。

福：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这个就不是问题，因为大家都用冰，没有问题。那么，当了，过了，因为生活条件好嘛，社会进步嘛，到了70年代、80年代，情况不一样了，科技发达，这个冰橱就生产出来了，我们这边电流，电流有了，以前没有电流，这个问题都没有啊。

张：嗯。

福：对不对？

张：对。

福：5、60年代的时候，这个问题都没有啊，那时候就是没有电，没有电供，也没有水供，这些问题都没有啊。那么到了7、80年代的时候，诶……样样都有了啊，都已经进步了，样样都有了啊，所以家庭有些需要那个冰橱啊，来收藏你那些用品这些东西啊。那么，如果有冰橱的话，它又能够生产冰块哦。

张：哦，对，因为结冰的那一个部分……

福：哈哈。因为结冰的那一个可以生产冰块啊，那么如果生产冰块的时候，你就不用去买那个，向天子宫买那个冰块来……来腌你的那个鱼了嘛，那个渔产了嘛！

张：啊。

福：所以说，当时那个老前辈就说，这样不妥当嘛，如果允许你们有这个冰橱，你们可以自己生产冰块，那么我这边生意怎样做啊？

张：对。

福：经济来源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当时他们就建议说，不批准这个冰橱，不让我们村民购买冰橱，家里不可以置有冰橱，啊……当时啦，那个时候应该是6、7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啊。不过，当时的冰橱还没有这么大，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冰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到了现在没有办法咯，就比较逐步地开放……开放，那么就必须，天子宫必须靠其他的办法来……好像补助咯，这些费用咯！

张：就大概在什么时候，他们就变得比较开放，让村民可以拥有那个冰箱？

福：应该是在80年……80年代开始，逐步地，逐步地开放啦！开始的时候还是有规定你多大，多大的。

张：啊。

福：开始的时候啦，那么随着后来的科技的发达，工业的……的蓬勃发展，东西越来越新，越来越大，啊，那么没有办法，就到了 90 年代，到现在的时候，就甚至连那个……叫什么，冻房啊，人家都允许了啊。

张：冻房？

福：啊，那个冻，冷冻（方言）。

张：好像那种冰库这样啊？

福：啊，冰库这样，啊，啊，啊。要不然，你对地方，对这个渔业也是一种损失啊，渔产啊，对渔产是一种损失嘛，因为我们的鱼啊，要保鲜嘛！

张：嗯。

福：如果不允许的话，啊，这个鱼就不新鲜了。

张：那在他们开放说，哦。村民可以用冰箱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冰厂的经营？

福：影响很大，真的影响很大，所以说以前的收入跟现在的收入，减少了很多。那么，不符之处呢，不够那个，啊，就靠其他，就好像上次中元，中元拜那个普度的，成标那个福物啊，得到的一些利益来补助咯，啊，啊，得到的那些成标的银，的款项啊，所以我们现在逐步地用其他方式了啦，不能够只是单靠这个冰啦！

张：对。

福：时代，毕竟时代是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海产也是少，渔产也是少。以前是渔产多的时候，用这个冰，这个冰块就多，那么现在少了嘛，啊，所以说收入必定是少，你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就真的顶不住了。

张：对，但是，好像在投标的时候，居民也是，还是很落力地帮忙……

福：现在比较惨淡了咯，不像以前，甚至有时候都没有人标啊，哈哈。都没有利益嘛！

张：啊。

福：啊，真的这几年都没有人标啊，哈哈。

张：然后，如果标不到的话，那些产物……

福：啊？

张：啊，就那些福物会怎么处理啊？

福：现在是这样，现在是由天后宫自己负责起来咯，所以说利润少咯，啊，就没有这样多咯，还是维持这种，那种……那种制度啦，不过所得到的利益啊，就比较少了，就少很多了咯，那个利润啊。

张：啊。

福：少了很多，少了很多。怎样？没拍啊？好了，也够了啊（张先生以方言与家人对话）。够了吗？

张：啊，对，所以就……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您的帮忙。

福：哎呀，OK，谢谢，谢谢，不是帮忙啊，哈哈。OK，OK，OK，开心，开心啊。

附录（十） 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和社区实图



图（一） 槟城双溪槟榔港口公立育才学校廿九年度全体董事员生合影，他们身后的便是充作“兰香书塾”学堂的亚答屋。



图（二） 已故童德生先生，“兰香书塾”开办人之一，也是育才学校第一任董事长。



图（三）1957年建成的育才学校校舍。



图（四）“兰香书塾”学堂重建成板屋，学校搬迁后，作为“育才幼稚园”，也充作戏主休息的地方。



图（五）育才学校校园一角，摄于 2000 年。



图（六）育才学校篮球场。



图（七）暂充电脑班的货柜，学生在该地方上电脑课程。



图（八）育才学校遭水患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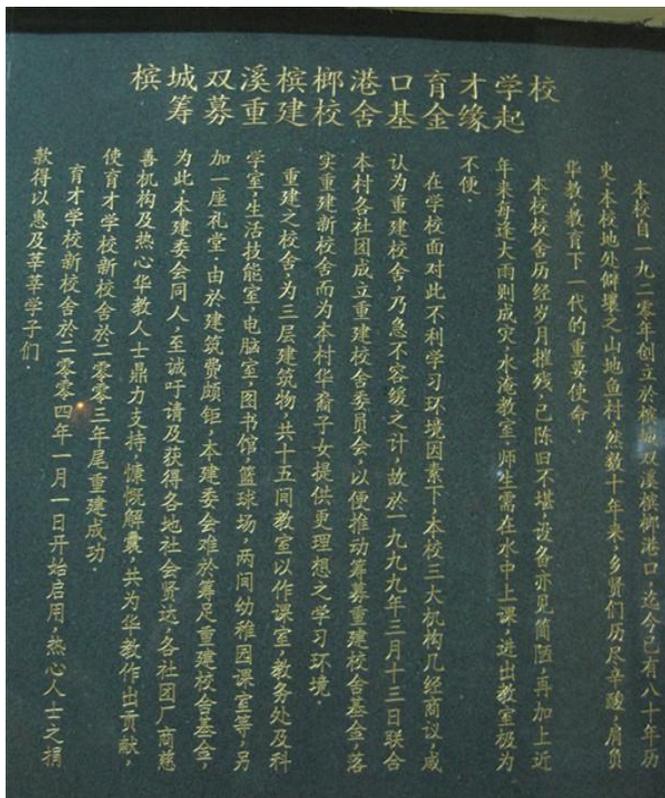
图（九）桌椅长期浸泡在水中，破烂不已。



图（十）岁月的摧残，校中的设备残破不堪。



图(十一) 校中旧碑文，镶于学校礼堂内墙。



图(十二) 新碑文，镶于学校礼堂外墙。



图（十三）育才学校新校舍，于2004年1月1日开始启用。



图（十四）双溪槟榔港口天后宫。



图（十五）、（十六）坐落在天后宫旁的冰厂。



图（十七）、（十八）河的两岸住着多户人家，方便他们从事捕鱼工作。